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九十三

器度 讓功 不伐 勤戎事

器度

夫分圖之權注意斯在必局量之淵曠乃士衆之協
從夫器博則周通度遠則間暇通而能暇是謂能軍
以此貞師何用不克夫注鉤者憚嘗人之大情處險

如夷君子之高致是故甘寢秉羽武德茂昭投壺雅歌軍聲益振非寬肅明達之士其疇能與於此哉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每從征伐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嘗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

班超爲將兵長吏征西域時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始到于闐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超遂去妻章帝知超忠乃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軍司馬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呂布爲左將軍部將郝萌反攻布下邳府廳事閣外閣堅不得入布因與高順出討之萌敗走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而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嘗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

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孔融爲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魏賈逵爲建威將軍初與曹休不善太和二年伐吳休先戰敗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益以此多逵

蜀黃權降魏爲鎮南將軍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警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焉使奔馳交錯於

道官屬侍從莫不辟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

馬忠爲庾降都督加安南將軍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

吳周瑜爲偏將軍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程普頗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謂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瑜字公瑾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蘇峻之亂詔假中書令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亮戰敗携其三弟憚條翼南奔溫嶠乃與嶠推侃爲盟王侃至尋陽旣有憾於亮議者

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兵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章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獨繇峻也王忱爲荊州刺史時桓玄在江陵玄嘗請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

宋劉道規晉末爲荊州刺史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卽以林爲南蠻較尉分兵配之使乘勢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通分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軍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

咸憚服莫有去者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劉劭爲將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劭所自乘馬諸將竝忿廣之貪冒勸劭以法裁之劭懼笑卽時解馬與廣之

宗慤爲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盛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茹粟餅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

唐裴行儉高宗朝累爲將有功嘗令醫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矢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馳驟馬到鞍破令史亦逃行儉竝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邪皆錯誤耳初平都支遮旬大獲環寶蕃酋將士咸願觀之行儉因宴徧出歷視有碼磔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躡衣跌足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隨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黑齒嘗之爲左威衛大將軍嘗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嘗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

決官兵乎竟赦之

高仙芝爲四鎮北庭兵馬使天寶六年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自奏捷書仙芝軍還節度使夫蒙靈啓都不使人逆勞罵仙芝曰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據此罪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中使邊令誠具奏其狀制授仙芝代靈啓爲節度使徵靈啓入朝靈啓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如故靈啓入朝益不自安將軍程千里爲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爲靈啓押衛并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嘗構譖仙芝於靈啓仙芝旣領事謂千里曰公面似男子心似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一千石種子庄彼汝將去汝憶之乎琛對曰此是中丞見乞仙芝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而與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事矣又呼王滔等至粹下將笞良久皆釋之繇是軍情不懼

郭子儀爲河中節度使麾下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願指進退如僕隸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董晉貞元中爲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疾甚其子廼爲亂以晉爲宣武軍節度支度營田汴宋

州觀察使晉旣受命惟將判官廉從等十數人都不
召集兵馬旣至鄭州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晉將殺
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鄧惟恭承萬榮病
疾之甚遂總軍領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
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遲廻以候事勢晉曰某奉
某爲汴州節度使卽合准勅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
皆憂其不測晉猶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
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旣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
晉明於事體機變而未測其深淺初萬榮旣逐劉士
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以其同鄉里及疾甚李
迺將爲亂惟恭乃與監軍同謀縛乃送歸朝廷惟恭
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異其
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已逝方遽出迎之
賈耽爲義成軍節度使時淄青李納雖去僞王號外
奉朝旨而心嘗蓄并吞之計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
歸路出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隣道奈何
野處其士卒乎因使盡納之淄青將士皆心服焉耽
好獵善射每出獵從騎不過百人往往獵于納之界
中納聞之大喜故懷其德而不敢有異心

後唐錢鏐帥吳越學書好吟咏賓佐羅隱好譏諷嘗

戲為詩言鏐微賤時騎牛操挺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

張全義初仕梁為西京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守太尉中書令魏王治於府廡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時崔沂自禮部尚書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沂至客將白以副使嘗有庭福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嘗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更勞煩

李從暉為鳳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節促令赴闕從暉至華下聞內難歸領明宗詔誅重厚從暉以軍民不攬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為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

晉史翰為節度使慕容有闕徹者狂率酣營一日使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徹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齎張式未聞史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能比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寬厚如此

讓功

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知居將帥之任專斧鉞之權必在推功讓賢先人後己以恊注意之重允符率下之宜後入見於范文晉國以霸坐樹美於馮異漢室攸興故可垂美於竹帛保全於茅土者也

郤克為晉大夫將中軍藥書將上軍士燮及齊師戰于鞍齊師敗績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

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藥伯見公亦如

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

軍師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公叔痤為魏將與韓趙戰澮北擒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棟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

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
之田二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謂寡人勝強
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捨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
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漢衛青元朔五年將三萬騎出高闕得右賢裨王十
餘人裨王小王也衆男女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
是引兵而還至塞武帝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
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
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
固謂再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

將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子在繼繼中
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勸
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帝曰我非忘諸
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召御史封諸侯尉

後漢馮緄爲車騎將軍討平荊州蠻賊振旅還京師
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
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嵩爲左中郎將與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汝南
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
是進封西鄉侯

魏任城威王彰漢末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討烏
 丸九戰而勝北方悉平及軍還時太祖在長安召彰
 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
 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
 功諸將太祖喜執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彰鬚黃故以呼之
 王基督豫州討諸葛誕平之朝廷以淮南初定轉基
 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
 固讓歸功參佐繇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顧眾為義興太守蘇峻反王師敗績眾還吳潛圖義
 舉吳國內史蔡謨乃檄眾為本國督護揚威將軍峻
 平論功眾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眾倡謀非已
 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宋臨川王道規晉末為荊州刺史與劉毅何無忌破
 桓玄桓謙桓振平江陵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
 功自居其末

沈璞為盱眙太守後魏攻之不拔乃退走時將軍臧
 質與璞共守質以璞城主令其露板璞性謙虛歸功
 於質令質露板後徵還為淮南太守賞賜豐厚日夕
 讌見朝士有言璞功者帝曰臧質姻戚又年位在前
 盱眙元功當次之璞每以謙自牧惟恐賞之居前此

士褒之意也

黃回爲冠軍南瑯琊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謀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

陳章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有所尅捷必推功將帥

後周楊檟仕西魏爲車騎將軍時弘農爲東魏守檟從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檟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檟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檟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餘人內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檟行郡事檟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

隋高頴爲左領軍大將軍伐陳爲元帥長史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高祖嘗從容命頴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唐李勣歷武侯監門大將軍并州都督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策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爲用所

向多尅捷

馬燧爲河陽三城使大曆十一年汴州李靈曜反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之燧累擊破之是時河陽兵寇諸軍魏博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忠臣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奇兵擊破之田悅足馬遁去靈曜知悅敗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退舍於板橋

李元諒爲鎮國軍節度興元初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于漘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破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隳苑垣而入賊聯戰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

不伐

汝惟不矜大禹之謨訓願無伐善顏子之庶幾矧夫居爪牙之任奉斧鉞之權安危攸係社稷是賴不伐之德善莫大焉觀其戰勝而相讓功就而弗居或歸美於朝廷或推賞於世伍謙恭爲裕滿假是懲故能福祿無疆功名有煇與夫斗筲爲量覆敗相仍者不侔矣

晉郤克范燮藥書伐齊敗齊師于鞞師還郤伯見公

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

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藥

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

有焉晉師之歸也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也乎武子士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

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知其不益也禍

孟子側字反魯孟氏族也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

冉求帥左師及戰齊師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

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師入齊師冉求右師奔齊人從

之逐右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之側後入以為殿抽

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

後漢賈復為偏將軍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

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也

馮異為偏將軍後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

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

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嘗獨屏樹

用符元龜將帥部

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朱祐爲建義大將軍爲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

魏李典字曼成爲捕虜將軍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

晉唐彬爲弋陽太守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武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成都王穎爲鎮北大將軍齊王冏舉義討趙王倫穎發兵應冏及誅倫迎天子反正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

周訪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訪威風旣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

桓伊為都督豫州將軍事西中郎將與謝玄謝琰破符堅進號右軍將軍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

宋王鎮惡行龍驤將軍西伐姚泓入賊境戰無不捷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棄船登岸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於灊上奉迎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蕭惠基歷中書黃門即奉使至蜀降益州兵賊邵虎等時千餘部曲竝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竟無所用或問其意惠基曰我若論其勞則駟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耶

南齊劉懷琰平原人宋文帝時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琰將數千人掩討平之文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琰讓功不肯當親人恠問焉懷琰曰昔國子尼耻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

梁馬仙琕為寧朔將軍每戰勇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愿也何功可論

馮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累遷左右上將軍能檢御

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王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後魏邢齋爲度支尚書宣武時豫州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叛詔齋爲中山王英討之旣平豫州齋振旅還京師帝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古人齋對曰此是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非真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讓功而不處

後周蔡祐字承先爲大將軍從太祖征伐嘗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元定仕後魏爲河北大都督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唐韋待價爲盧龍府果毅將軍時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到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

渾瑊德宗貞元中爲河中節度使兼中書令忠勤謹
慎每將士獻一物必躬親省視每受恩賜如在帝前
位窮將相無矜大之色方於漢之金日磾是以深爲
帝所信重

尚可孤爲商州節度使與李晟及駱元光三節度之
軍收京城可孤之軍爲先鋒京師平以功陞可孤簡
較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可孤性謹
愿沉毅既有勲勩衆會之中未嘗言功

勤戎事

夫爲將者勤勞王家所以厲臣節整飭器械所以修
戎政故不戒而備受命則行斯蓋磨礪以須夙夜匪
懈者之所爲也况專閫外之寄將略攸施必將身先
以率下士至而應變奪人之勢無失於預防後時之
譏不貽於深咎故勉勉以率職翼翼以從事俾夫寇
讐畏憚卒乘申警雖行之惟艱故鮮有敗事傳曰以
勞定國詩曰不懈于位蓋恭命之將嘗從事於斯矣
漢程不識爲未央衛尉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
出擊胡不識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雖煩擾虜
亦不得犯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性彊力每從光武征伐帝未安

漢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嘗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段紀明爲破羗將軍征羗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魏鄧艾爲征西將軍艾修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又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蜀諸葛亮爲丞相益州牧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使至宣王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吳孫韶字公禮爲廣陵太守遷鎮北將軍在邊數十年自大帝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帝還建業乃得朝覲帝問青徐諸屯要害近遠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帝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

晉陶侃爲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代兄亮鎮武昌翼以年少超居大位遐邇屬目慮其不稱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宋宗越爲南濟陰太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成未嘗參差梁張齊爲侍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

韋叡爲輔國將軍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嘗如不及

陳蔡徵爲安右將軍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
權和中領軍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喜焉謂曰
事寧有以相報

程文季爲安遠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明徹
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前後文季克
城壘率背水爲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
文季必先諸將夜卽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
勤幹

北齊莫多婁敬顯爲領軍將軍強直勤幹少以武力
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顯前驅
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令敬
顯部分將士造次之間行伍整肅深爲光所重

封子繪爲衛將軍平陽太守時大軍討復東雍平紫
壁及喬山谷鋒蜀等子繪嘗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
運糧軍士無之

後周韓杲爲虞候都督每從太祖征行嘗領候騎晝
夜巡察略不眠寢

隋郭榮爲左光祿大夫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
晝夜不釋甲胄百餘日煬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
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

唐蘭謨爲武侯大將軍爲人嚴毅勤恪監領之處乃至忘於寢食士卒多厭弊之每侍從太宗嘗不離左右

實軌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

張儉拜榮州都督太宗將有事遼東儉率藩兵先行儉軍至遼西爲水汎長未渡帝以爲畏懦追赴行在所儉詣維陽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帝甚悅

王忠嗣爲河東節度採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李晟爲關內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事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

張建封爲徐泗濠等州節度旣創置軍伍建封觸類躬親

王鐸爲太原節度使時方討鎮州鐸緝綏訓練軍府稱理

後唐李存賢爲幽州節度使時契丹強盛城門之外鞠爲胡貊援軍自瓦橋關萬衆防衛與胡騎一日數戰存賢曉夕警備廢寢與食

鄭琮事武皇爲五院軍小較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每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

郭崇韜爲樞密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執甚危迫崇韜率師至博州斬伐林樹徹廬舍渡河明東庀役徒設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據胡床指揮於葭蘆間忽覺袴中令視之乃蛇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

漢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時高祖委以禁戎留扈京邑屬杜重威據鄴爲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行自九月駐師及重威歸命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晝巡宵警與士卒均其甘苦無所間然時人推其威而有愛乃近代之良將也

劉詞爲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卧人恠而問之詞曰我以勇登爵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國家遇邊事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何以申毛髮之報此其意也後從少帝禦北虜於河橋每出師則躡屩負戈以爲前導所向無不披靡六師壯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之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二

矯命而勝 立後効

矯命而勝

夫兵用詭道智倚先見應變貴於神速轉禍在於俄頃又豈俟白吏人以救火同守株而待兔哉故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若乃

謀雖素講勢不中順敵非遙度事有從權敏則可以
成功緩乃自奪其便絲是或先出而奮節或詐制以
調衆固不暇圖上方略以俟報聞罔逃擅命之咎與
臻必尅之理斯乃發於忠憤獲此戰勝議不與猶豫
首鼠者同焉若夫料敵非審決勝或愆出於無名成
乎輕舉斯亦足以虞首事之失慎不戢之禍哉

夫槩王吳王闔廬之弟也吳伐楚二師陳于柏舉二師

吳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楚令尹子常名其臣

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尅弗
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

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嘗之卒子

嘗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嘗奔鄭

漢陳湯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先是郅支單于殺漢

使谷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郅

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

歸計彊漢遣子入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其驕慢

如此建昭二年湯旣領外國乃與西域都護騎都尉

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

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太死嘗為康居

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

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山離烏弋不在

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謂曲域國為且其人剽

悍剽輕也悍勇也剽好戰伐黷取勝久畜之必為西

域患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

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

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

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

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與讀不聽會其久病湯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按尉屯田吏士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會豎子欲沮衆邪沮止也壞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較西域陳法之名也或云

稱較耳湯時新置此等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

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為六

較其三較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其三較都護自將

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

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殺

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

寇盜後重重謂輕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

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

軍食又捕得抱闔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間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

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千里止營復捕得

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具色子即屠墨母

之弟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

三十里止營單于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居因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

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

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

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

將軍受事者

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

何單于忽大計失

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

大各切

且盡恐

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

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

傳讀日敷敷布也

望見單于

城上立五采幡織

織讀日織音式志切

數百人被甲乘城

乘謂登之

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

鱗陳

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集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日鬪

來

更互也音丁行切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

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

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

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迎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
 下走上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
 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
 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
 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邛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
 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
 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
 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
 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
 言且戰且行言且戰且行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王城乘城呼
 而入內室乘登也呼火故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
 也也次下亦同

環城亦與相應和環繞也音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

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

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

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

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

齋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畀予也各以與所
 得人畀必寐切凡斬闕

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
 與之也

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

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混同也音
 乎本切昔有唐虞今有強

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蕃惟邛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邛支單于慘
 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
 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尅敵斬邛支
 首及名王已下宐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按黃圖橐街在長安城門
內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
街也邸名今鴻臚客館也遠必誅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
 及丞相匡衡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與猶許也既至論功
 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

國招難漸不可開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

宜重難言也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請尊寵爵位以觀

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爵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以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後唐臧宮為威武將軍光武建武十一年討公孫述

宮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

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官將降卒五萬從涪

水上平曲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轉少

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

宮欲引還恐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三十三 六

七百匹宮矯制取以有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塚寶自是承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

宋均為謁者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擢選精勇

聞命奔走者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因詔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

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乘制降之何如

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

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則專之可也乃

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

營告以恩信因勒馬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

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為置長吏

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

金帛

段紀明桓帝時為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紀明

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

書詔紀明紀明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紀明紀明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

魏李典漢末爲裨將軍時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尅軍不內禦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田豫明帝太和末以殄夷將軍督青州諸軍假節討遼東會吳賊遣使與公孫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

晉李愬魏末爲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較尉羌虜犯塞愬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

毛寶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寶領千人爲嶠前

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
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
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
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
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勲上爲廬江太守

唐李靖太宗貞觀四年頡利可汗請舉國內附以靖
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
猶與帝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諭靖揣知其
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
一萬賫二十日糧引兵自間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

降行人在彼未宐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
信所以破齊人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
至陰山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
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十五里虜始覺
頡利畏威先奔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
十餘萬殺其妻隨義城公主頡利乘千里馬投吐渾
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立後効

夫先迷後得實顯於義經善敗不忘蓋聞於軍志若
夫孟明二陵之戰大榭回溪之役覆軍擒將喪師失

律可謂敗矣然而念德不怠乃立於後圖出奇無窮
終邀於有勝又兵者機事也故用之以危地窮而能
變屈而能伸審多筭之可憑雖小衄而何害此又制
勝之嘉術整軍之善教也是故再戰皆北壯氣未衰
一立後功可刷前耻得失之際燦然可觀

秦孟明視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穆公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穆公曰是
孤之罪復使為政三十五年春孟明視帥師伐晉以
報殺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穆公猶用
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三十六年夏穆公以

孟明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屍而還茅津在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

霸西戎用孟明也

漢韓信為左丞相封齊王高帝五年與諸侯兵共擊

項羽決勝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

將軍居右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帝後臣欽若等按漢書孔將軍

名聚封參侯絳侯即項羽之卒可十萬信先合不利

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後漢吳漢建武二年為大司馬幸驃騎大將軍杜茂

疆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

丹于七尾游師部

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日賊衆雖多皆刼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長驅追擊爭門竝入大破之茂建突走十二年征公孫述攻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

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幟旗使煙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

馮異爲征西大將軍與鄧禹等共攻赤眉大爲赤眉所敗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

颶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馬武明帝永平初為中郎將時西羌寇隴右覆軍殺

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

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訴將烏桓黎陽營三輔

募士光武置黎陽營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

之到金城浩亶與羌戰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斬首六百級及戰

於維都谷為羌所敗湟水一名維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死

者千餘人羌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

破之鄯元水經注白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

今鄯州化陰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

降散武振旅還京師

吳劉繇漢末為楊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

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責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

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責

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楊州刺史與

景責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朝廷命加繇為牧振

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

收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入居

郡中繇進討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

入山為民所殺

晉高密王略懷帝時爲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京兆流人王迥與叟人部雜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維等討迥爲迥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迥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還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迥迥降

陳侯安都高祖時爲鎮北將軍與周文育討王琳戰敗竝爲琳所囚逃歸復其官爵尋出爲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勳及王琳將曹慶嘗衆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

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廻取大艦值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生擒炅協孝勳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敗乃詣安都降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嘗衆愛等焚其舩艦衆愛奔于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文帝卽位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邑千戶及王琳敗走入齊安都進軍淦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

後魏李佐道武帝時爲安南將軍攻赭陽爲賊所敗坐徙瀛州爲民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

軍齊新野太守劉忌馮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爾朱天光爲驃騎大將軍旣尅万俟醜奴而都督長孫邪利爲賊行臺万俟道雒襲殺爾朱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雒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嘗侍撫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雒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師王慶雲慶雲以道雒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雒爲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謂勅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邃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

入隴至慶雲所居永雒城慶雲道路踰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雒臂矢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雒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其衆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决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少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少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

北其夜慶雲道雒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伏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欵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百戶崔延伯爲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討万俟醜奴軍大敗寶寅欵軍退保涇州延伯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進去賊彭坑谷柵七里結營延伯耻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

城皆逃迸

北齊斛律金爲汾州大督都從仲武戰於沙窰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軍狄干等討復之

後周陽猛爲武衛將軍鎮善諸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保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崇

于謹爲驃騎大將軍從太祖攻東魏芒山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

以爲虞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隋段文振高祖仁壽初爲大僕卿嘉州獠反文振以
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
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
薛世雄煬帝大業中爲沃沮道將軍征遼與宇文述
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里四面
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
賊稍却因而縱擊之遂破之而還

唐劉文静高祖起義初爲大將軍府司馬將兵與隋
將屈突通桑顯和戰於潼關義軍不利文静爲流矢
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而文静游軍數百騎自南
守而來擊其背顯和大敗匹馬而歸

薛訥爲檢校左衛大將軍玄宗開元二年詔與將軍
杜賓客崔宣道率衆討契丹六月師至灤河盡爲契
丹所覆除削官爵其年八月吐蕃大將勃達延乞力
徐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
源縣掠羣牧而去詔納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
防禦使與大僕少卿王睢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
衆至渭源縣遇賊戰於武階驛與王睢椅角夾攻之
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使王

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破之殺獲數萬人擒其將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納等尅捷帝悅遂停親征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克涼州鎮軍大摠管復爲朔方軍大摠管

王思禮天寶末爲哥舒翰元帥馬軍都將及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帝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其後効遂斬李承光而釋思禮後從郭子儀領廻

紇之衆收西京嘗爲先鋒以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封三百戶

郭子儀肅宗至德中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從元帥慶平王討安慶緒于關東慶緒遣僞將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廻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鬪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廻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廻紇來卽時大散僵屍偏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雒

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郭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

晉安元信初仕後唐爲武皇太原騎將唐光啓末燕帥李威與吐渾酋長赫連鐸入寇大同武皇遣元信拒之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兵敗居庸關懼武皇法峻南奔中山中山連帥王帥王處存喜而納之用爲突騎都較奏授檢較工部尚書乾寧末處存卒子郜嗣爲梁人所攻歸太原與元信偕行武皇待之如舊授元信鐵林軍使俄以梁將氏叔琮引兵五萬薄我城下郡縣多陷梁又遣蕭從周出軍馬嶺武皇遣元信以精騎擊而退之以功奏加檢較尚書左僕射

册府元龜 立後効 卷之四百三十三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九十四

輕財 示弱

輕財

夫戰之所尚其惟得衆師所以和繇乎布惠是以古之良將受命忘家視卒如子饑寒先恤甘苦皆分饗必盡於食租身不專其君賜豈有他哉蓋所以奉腹

心之寄宣爪牙之用極士之歡心致人之死力而已
故能奉辭將罰治兵鞠旅撫士御衆多多而益辦料
敵制勝堂堂之必擊然後式遏寇虐掃清疆場揚威
邊野令行百萬圖芳鼎彝功齊四七語有之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非德施何以能之哉

趙趙奢為將士及宗室所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
漢竇嬰為大將軍嬰言袁盎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
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廡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
令財取為用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

李廣累遷輕車將軍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

賞賜輒分其戲下戲讀日麾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
終不言生產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
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
分與昆弟外家

寇恂為執金吾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
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馬援字文淵拜隴西太守監揚武將軍馬成破先零
羌光武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頭援盡頒諸賓客

祭遵字弟孫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光武以為刺

姦將軍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滕撫為九江都尉討平妖賊所得賞賜盡分與麾下

董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

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

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已乃悉分與

吏兵無所留

魏曹真累遷大司馬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

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

夏侯惇為大將軍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

之於官不治產業

于禁為虎威將軍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

徐邈為涼州刺史建威將軍破叛羌有功賞賜皆散

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明帝聞而嘉之隨

時供給其家

胡質為東莞太守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

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

威將軍

田豫為護烏丸鮮卑較尉後為護匈奴中郎將并州

刺史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

簿藏官不入家家嘗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吳孫皎字叔朗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輕財能施

程普爲盪寇將軍於諸將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

朱據爲左將軍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不足用

朱桓累遷前將軍輕財貴義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其分

晉羅憲初仕蜀爲宣信較尉輕財好施不營產業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

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獲駿馬遼陂塢主陳川將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逖克已務施不畜資產

紀瞻爲領軍將軍兼散騎嘗侍及王敦之逆明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疋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

王敦爲廣武將軍初尙武帝女襄城公主後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雒

宋朱脩之爲寧蠻較尉雍州刺史脩之治身清約凡

所贈貺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賞驍雄陳宣帝深嘆美之

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歷靈鄜夏二州都督敬德輕於貨財所得遺賜多散之於士卒及故舊親族李勣累爲行軍總管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裴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詔賜都友等資產金銀器皿三千餘事駝馬稱是并分給親故副使已下數日便盡

李叔明爲太子太傅閬州人本姓鮮于代宗大曆中賜姓李氏叔明總戎年深家代爲豪族元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劔南節度使兄弟並涉學輕財好施馬燧爲河東節度討田悅悅兵大敗先戰燧誓於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旣戰勝盡其私積以頒將士德宗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伍萬貫行賞還其家財

石雄爲豐州刺史天德防禦使雄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時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後唐王晏球爲宋州節度使充招討使攻圍定州晏

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
趙鳳爲邢州節度使在鎮所請俸祿之餘分給將較
賓佐故雖危難之中軍民帖然

王思同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卽位後用爲同州節度
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
遺歲費數十萬

示弱

夫兵唯凶器戰實詭道譎而不正雖或見譏道而後
權蓋有明訓矧殺敵致果唯利是圖後實先聲以奇
制勝是知晉侯退舍得臣遂驗曹子羸師季良乃黜

信歛張之良術成敗之要樞也然仁者之師無敵於
天下聖人之守遠在於四夷好謀而成雖兵索之嘗
道不爭而勝乃嘗武之茂功較而論之固有間矣
趙將李牧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約曰匈奴卽入盜急
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謂牧爲怯趙王讓牧牧
如舊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
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
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

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眾來寇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田忌為齊將韓魏相攻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

蹶猶挫也 蹶紀劣切

五十里走者半至使

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伍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併行

逐之

并罪正切

孫子度其期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剄

田單齊將也燕軍大破齊國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入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掠擄吾族家妻

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单出軍擊大敗之

漢韓信為相國擊齊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且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破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伐公孫述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

耿弇為建威大將軍討張步弇攻步臨淄拔之入據其城步與其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師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

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曰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上宮中環臺也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

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魏陳登字元龍為伏波將軍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

城登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擊破之

晉李矩字世迴太尉荀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元帝加矩冠軍將軍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師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梁韋濬爲左將軍南都太守時司會州刺史馬仙理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招濬督衆軍援焉濬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濬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揚邵之耻聞濬至乃退高祖亦詔罷軍

王僧辯爲征東大將軍時侯景陷京師僧辯赴援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自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烏船千艘竝載我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

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

陳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日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千三百人開東西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還石頭不敢進逼臺城

陸子隆爲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及東昌縣人修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于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許之送京師

後魏費穆孝明時蠕蠕入寇涼州以穆爲輔國將軍假征虜將軍兼尙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與所部曰夷狄獸心惟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爲信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敗之斬其帥郁厥烏爾侯斤十代等獲生口雜畜甚衆

南齊周山圖爲龍驤將軍時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擒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衆遣軍主龐嗣厚遣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來降

隋于仲文高祖時爲大將軍尉迴之亂遣仲文詣維陽發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迴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

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仲文追擊擒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及煬帝大業中爲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董純爲右衛將軍彭城留守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衮純將兵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

斬首萬餘仍築爲京觀

王世充爲江都郡丞領江都宮監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

唐薛萬均爲上柱國永安郡公與燕王羅藝守幽州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建德果引兵渡萬均邀擊大破之

執失思力有戰功封安國公及討遼東留思力統領突厥於夏州之北捍禦延隋其冬延隋率兵十餘萬來寇河南思力示羸弱縱賊深入漸引南行至夏州之境思力整陣擊敗之追奔六百餘里擒延隋耀威積北而還

容拓土開疆斬俘獻馘至于尅隣國之勅敵破異俗之餘妖或殲厥叛臣或收其故地所以見帝王之神

武宣邦國之威靈傳曰飲至策勳此之謂矣

魯僖公既伐淮夷年十二使武臣獻馘故泮水之詩曰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矯矯武貌首所格者之令耳

晉文公齊師宋人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魯僖公二十八年

楚師敗績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

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漢韓信高祖為漢王時信以左丞相擊魏虜魏王豹

定河東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漢王與兵

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信破代擒夏說闕與夏說

代相闕與邑名又破趙軍擒趙王歇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

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

趙克國宣帝時為後將軍征諸羌奏言羌本可五萬

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

河湟饑餓者死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

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詭貴也自以為憂責言必

能得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

陳湯元帝時為西域副較尉湯與使西域都護騎都

尉甘延壽誅郅支單于上疏宜縣橐街事下有司丞

相衛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暑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通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河內太守光武建武元年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計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攻溫恂勒軍擊破之追斬賈彊茂兵投河死者數千人生獲萬餘人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耿弇為建威將軍建武五年詔弇討張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在青州北海縣

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

鑕鉞也弇示必死

傳步詣行在所

馬援為伏波將軍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璽書拜援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都督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之十九年斬徵側徵貳傳首雒陽

魏諸葛延為鎮東大將軍時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至壽春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

鍾會為鎮西將軍嘗道鄉公景元四年十一月與征

西將軍鄧艾同伐蜀蜀主劉禪請艾降遣使勅姜維等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姜維賊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閭將軍王買等從淮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椽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閭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網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

關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而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噐山積昔舜舜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與陛下盛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

吳朱然爲車騎將軍大帝赤烏九年征桓山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途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帝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懷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帝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帝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心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佐大司馬右軍師

晉王濬爲龍驤將軍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濬以舟師

平吳至於建業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襪降於軍

門濬拔節解縛焚襪送于京都孫皓平振旅

桓豁爲右將軍廢帝太和二年繫南陽反人趙會於

宛城走之進獲慕容暉將趙槃送於京師

宋杜惠度爲交州刺史輔國將軍高祖永初元年率

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畧悉得還

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具等乃釋之遣長

史江悠奉獻捷

沈林子領建燕令封資中侯從高祖伐羌參西軍事

悉署三府中兵爲前鋒與冠軍檀道濟同攻潼關

泓聞大軍至遣為康平公姚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守之林子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器械資實時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開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自誇誕

梁曹景宗為右衛將軍武帝天監五年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攻破之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

蘭欽為佐衛將軍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

陳侯瑱為司空高祖永定二年二月壬午督衆軍自江入合肥焚齊舟艦三月丙申至自合肥衆軍獻捷後魏安頡為冠軍將軍太武神麤四年宋將檀道濟王德東走諸將追之至歷城而還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波權喜為征西將軍孝武太和元年十月宋葭蕭虔主楊文度遣弟竄襲陷仇池十二月權喜攻陷葭蕭斬文度傳首京師

傅永爲豫州王肅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太和中南齊將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令永討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孝文嘉之

覺法宗爲揚州小峴戍主宣武景明三年法宗襲南齊大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邪菩薩送之京師爾朱榮爲河北都督畿內諸軍事孝莊建義元年十月榮破高榮檻送於京師帝臨閭闔門榮稽顙謝罪斬於都市

費穆爲大都督建義元年十月大破梁軍擒其將曹義宗檻送京師

上黨王天穆爲大將軍以永安元年四月大破邢果於齊州之濟南果降送京師斬於東市

北齊彭樂爲都督從神武西征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宋江夏王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僚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

唐李勣爲右武侯大將軍高祖武德四年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從太宗平竇建德降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爲上將李勣爲下將勣與太

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又從太宗破劉黑
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交州及授
勅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獻高宗總
章元年命勅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虜高麗莫離支高
麗藏及男建男產裂其諸城並爲川縣振旅而還令
勅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
城獻太廟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
殿大會勅及部將以下大陳設於庭

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高昌王麴智盛獻捷于觀德
十四年十二月旋師執高昌王麴智盛獻捷于觀德
殿

阿史那社爾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茲太宗貞
觀二十三年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
獻於社廟

高侃爲左翊衛郎將高祖永徽元年九月執突厥車
鼻可汗獻太廟

蘇定方爲行軍大總管征賀魯高祖顯慶三年十一
月定方俘賀魯到京師帝謂侍臣曰賀魯背恩今欲
先獻俘於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而凱還則
飲至策勳於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於天

于近代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伏以圓寢嚴敬義同清廟陛下思考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於昭陵十七日告於大社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僚夷狄君長定方戎服操賀魯獻于樂懸之北帝責之不能對攝刑部尚書長孫冲跪於階下奏曰伊麗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討免其死五年定方爲左驍騎大將軍討思結闕侯斤都曼獻俘于東都帝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庭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旣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帝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令宥之定方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行軍大總管討百濟賊師敗績定方等將士引百濟王扶餘義慈太子隆小王孝演孫文思及僞將五十八人皆操右袂抑首以獻竝釋放之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高宗永隆二年十月行儉等獻定襄所獲突厥俘囚阿史那伏念及温傳等五十四人斬於都市

初行儉討伏念待以不死侍中裴夷害其功乃奏曰伏念爲副將程

務珽逼逐窮急而降帝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爲開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前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建安王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則天萬歲通天二年七月攸宜平契丹凱旋詣闕獻俘

李楷固為左玉鈐衛將軍則天久視元年楷固及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眾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

冀良琛為忠萬州討擊使睿宗景雲二年良琛獻俘山賊悉平

郭知運為隴右節度使玄宗開元五年知運大破吐蕃虜獲囚獻於闕下帝悉免而撫之分配諸州為編戶語郭知運及諸將曰吐蕃孤恩負約忘義卿等受

委逆挫羣克焚溺之餘俘獲仍眾覽今獻捷深用嘉焉

王君奭為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開元十二年君奭破吐蕃來獻戎捷帝置酒于內殿享之謂曰卿能振國威恢邊破敵誠節旣著俘獲又多疇庸策勳已有

策分卿及將士等並宜飲至兼有賜物各宜領取張守珪為幽州節度副大使開元二十二年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自後諸軍每有克捷必先

告廟

蓋嘉運爲磧西節度使開元二十八年嘉運俘吐火
先可汗來獻帝特捨之授以官爵

皇甫惟明爲隴右節度使玄宗天寶五載五月己巳
惟明以所獲吐蕃突厥俘來獻太廟

哥舒翰爲右隴節度使天寶八載翰收隴右石堡城
獻功于朝帝御丹鳳樓會羣臣下制褒獎

高仙芝爲西安四鎮節度天寶十載仙芝生擒突騎
施可汗吐蕃大首領及石國王并可敦及羯帥來獻
帝御勤政樓會群臣引見

揚國忠爲劍南節度使天寶十一載國忠破吐蕃數
十萬於衆雲南獻俘於廟表曰臣國忠言頃以南蠻
閣羅鳳敢背皇恩吐蕃與其潛謀欲於瀘南結聚窺
窬越嵩草竊昆明繇是西山諸郡及八國子弟知其
狡計同請討除臣當戎行祇奉睿略破吐蕃雲南救
兵六十餘萬屠拔隰州等三所大城擒俘虜六千三
百臣以劍山迢遞不可盡來遂簡丁壯千餘并投降
首領昨三日於勤政樓奉獻已降殊恩臣又以男女
口二百人六日於躍龍門進納陛下以生成之德不
限華夷詔臣曰夫王者之義子育爲先每行千紀之
誅嘗軫在予之念吐蕃遺孽頻有負恩其君則然其

人何罪且全其生理遂彼物情其所獻口并宜釋放
逋還本國以直報怨於是乎在微臣於是何幸親奉
德音聞所未聞以忻以感伏惟陛下舍弘庶品康濟
羣生大敷恩信下格昏迷自皇王以來未有如今日
者也天下幸甚豈惟諸戎特望宣付史官頒示中外
許之

安祿山爲范陽節度使天寶十四載祿山奏破奚五
千騎并破契丹勃朱蜀活等部落賊等除戮之外應
獲生口駝馬牛羊甲仗共一百三十二萬

段子璋爲越雋太守肅宗至德二年三月太上皇在
蜀郡段子璋俘所獲吐蕃生口來獻詰責而捨之
萬敵爲南陽都知兵馬使至德二年八月破賊馬軍
二千人步軍二萬餘人與興平軍使李奐斬賊括簡
使十數人傳首至鳳翔府

郭子儀肅宗時爲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十月子儀
告捷收新鄉縣獲萬餘人馬六千餘匹進圍衛州十
一月壬申兵部尚書王思禮奏相州城下破賊二萬
人兼獲旗幟器械二年二月丁未朔子儀破逆賊執
其將軍車昂獻俘於朝徇於東西兩市而斬之七月
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闕下子儀至代宗朝爲關

東副元帥大曆三年九月子儀率兵五萬自河東移鎮奉天戊戌子儀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文武百僚入賀于紫宸殿京師解嚴十月丁卯子儀至自奉天行營八年十月子儀奏大破吐蕃十萬餘衆巳巳文武百官入賀于紫宸殿庭

衛伯玉爲西鎮行營節度使乾元三年正月伯玉獻俘百餘人至闕下有詔解縛而赦之

李光弼爲朔方副元帥乾元三年四月奏三月二十九日懷州城下破逆賊安太清馬步四千餘人今月二日又于河陽西渚東灘破逆賊史思明兵馬三千

餘人前後斬一千五百餘級生擒逆賊姪女婿僞衛前兵馬使李秦璧及僞驃騎大將軍特進巳上七十餘人

田神功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上元元年六月神功奏鄭州城下破賊四千餘衆生擒逆賊大將四人牛馬驢及器械不可勝數二年二月神功生擒逆賊劉展來獻

王仲鼎爲淮西申蘄黃沔等州節度使兼知鄭汴等一十三州節度都勾當處置使上元元年九月仲鼎奏破逆賊史思明下將思庭金二萬餘衆斬首二萬

餘級獲賊器械二千餘事元年建丑月仲鼎奏建子
月十三日曹州刺史嘗休明破逆賊大將軍薛萼史
盡忠李進盧等馬步三萬餘衆獲器械二萬餘事
熊元皓爲兗州刺史上元元年十二月奏破兗郟史
思明下逆賊二千人

魚朝恩爲陝州觀軍容使元年建丑月奏神策軍節
度兵馬建子月六月平逆賊永寧縣鹿春岡城及破
澠池福昌長水等縣一萬餘衆生擒二千餘人斬首
三千餘級獲馬畜器械共五萬已上

來瑱爲山南節度使鄧州刺史元年建丑月瑱奏斬
汝州逆賊五千餘衆牛馬驢并器械等不可勝數
成公意爲鄆州刺史奏破勾扇党項賊斬獲僞勅使
驃騎將軍都督石金德等共三千餘衆斬首六百餘
級兼獲僞勅文牒并器械衣裝雜物等共三千餘事
牛羊雜畜甚衆又簡較鄆州兵馬使內給事林明俊
奏破党項一千餘衆斬首四百餘級并驢駝馬器械
甚衆

僕固懷恩代宗初爲方朔節度使懷恩上言幽州平
河北州縣盡平史朝義爲亂兵所戮傳首上都
馬璘爲邠寧節度使代宗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大將

尚贊摩寇牢，璘破二萬餘眾，擒其俘以獻之。李勉大曆十一年為汴宋節度使，未行汴州將李靈曜阻兵北結田承嗣使姪悅將銳兵戍之，詔勉與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破之，悅僅以身免。靈曜北走，騎將杜如江擒之，勉以獻代宗，褒賞甚厚。鮮于叔明大曆十一年為劔南西州節度使，奏吐蕃寇黎雅兩州，大破之。會南蠻閣羅鳳來援于望漢城，生擒吐蕃大籠官，論噐然獻于闕下。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兵馬使，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武俊殺賊李惟岳，傳首京師。

輔良交為安南都護，建中三年七月，良交斬李孟秋等絳人，傳首來獻。孟秋為濱州司馬，與絳州刺史李被岸等舉兵叛，自稱安南節度使，良交攻殺之。哥舒曜為汝州節度使，建中四年三月，曜收復汝州，生擒李希烈偽署刺史周冕，以獻，斬其將楊謹、欽、張文江，傳首京師。

李晟為神策軍使，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德宗在梁州，賊朱泚為晟等所敗，走涇州。晟遣衛前將兼御史大夫張少烈上收京師露布，至百僚稱賀，帝覽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晟虔奉聖謨，盪滌克

慝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三代已來未之有也帝笑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不爲朕也百官再拜而退甲辰幽州將健韓旻梁庭芳朱惟禮等於寧州彭原縣西斬逆賊朱泚傳首來獻

劉洽爲宋亳節度興元元年十一月洽與曲環并淄青將李欽瑤大破李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獲逆衆三萬五千人擒其大將翟崇揮以獻命斬於皇城西南隅戊午洽復大破賊收復汴州希烈奔蔡州擒其僞署將相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崑李達于以獻

牛名俊爲朔方部將德宗貞元元年八月名俊斬李懷光自降於馬燧河中傳懷光以獻

韓全義爲夏州節度貞元十四年全義上言破吐蕃衆於鹽州西北

韋臯爲劔南西川節度十七年九月上言大破吐蕃于雅州是月臯復上言破吐蕃于雅州

嚴礪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憲宗元和元年九月奏破劉闢賊兵二千人於神后縣生擒蠻將牛文悅十月

戊子西川行營神策軍使高崇文檻送逆賊劉闢至京西臨高驛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

曳而入帝御安輿樓受俘馘令中使于樓下詰關反
狀關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又遣詰
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詰何故不受關乃伏罪令
獻太廟郊社徇于市卽日戮于子城西南隅

趙昌爲嶺南節度使元和二年四月昌進瓊竿僖振
萬安五州三十二洞歸降圖是日宰臣表賀請付史
官從之

張子良爲潤州大將元和二年節度李錡反子良及
李奉仙曰少卿裴行立等生擒錡至闕下帝御興安
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帝曰汝
以宗巨爲統帥子良爲惡何不斬之而後入錡不能
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卽與其男師回竝腰斬於
子城之西南隅

劉濟鎮幽州節度元和五年正月討鎮州王承宗濟
奏下饒陽縣并獻虜獲六月又奏收安平縣

李光顏爲中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正月奏連敗
淮西吳元濟之衆憲宗大悅賜告捷使婢奴銀錦

郝士美爲昭義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二月以進討
鎮州王承宗所獲賊首三百來獻詔集於通化門外
二百

田弘正爲魏博節度元和十一年七月弘正奏破鎮州賊于南宮縣殺二千餘人六月又奏淄青兵馬攻棗州磁石鎮當軍與賊交戰殺獲六百餘人十四年二月壬戌奏今月九日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劉悟斬逆賊李師道并男二人淄青兗鄆節十二州平甲子御宣政殿受賀己巳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之首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帝御興安門百僚于樓下列位稱賀

李愬爲唐鄧節使度元和十二年十月愬奏以九月二十六日圍蔡州吳房縣攻其城毀之斬首千餘級

十月丁卯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乙酉詔曰吳元濟豺狼醜類敢悖天嘗不知覆露之恩輒肆猖狂之計拒捍成命焚劫鄰封註誤我平人殘傷我赤子縣邑黎庶號呼屢聞朕爲人父母豈得不興愧亦當告諭魯靡悛心稔慝挺災日滋月甚所以命貔貅之旅致原野之誅雷霆所當巢穴盡覆獲此兇豎正其刑書與衆棄之茲爲國典宜准法處斬其餘支黨竝從別勅處分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文武百官分序街之左右六軍備衛詔以吳

元濟獻于太廟太社畢狗東西市斬于城西南隅
桂仲武爲安南都護元和十五年六月奏三月二十
九日收尅安南賊黨楊清等處置訖八月甲戌仲武
送逆將楊清首至長樂驛命中使就瘞之十二月癸
未容州奏破黃洞賊萬餘衆收營柵三十六穆宗長
慶元年正月戊午容州上言破黃家賊二千人
李進誠爲靈武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奏於太
石山下破吐蕃三千騎殺戮二百六十七人駝馬牛
羊衣甲稱是

王智興鎮徐州長慶二年正月智興獲李師道男明
安獻之文宗太和二年三月智興奏于杼州兵破賊
五百餘人燒却杼州三面城門九月智興奏于黃河
北陽信縣破滄州賊收得鹽船五隻鹽三萬石智興
奏收杼州入州城收城內兵馬三千四百人百姓一
萬五百人僧共一百二十人州縣官六員官典九人
印一十二面錢物六百九萬件足米粟等一萬一千
石衣甲器械一十七萬事牛驢馬共一百九十頭匹
草四萬五千束庚寅宰臣率百僚以破賊於閣內稱
賀又對宰臣等於延英殿十一月丁巳智興奏羗兵
馬使李君謀領兵五百人過河深入賊界夜破賊無

特縣殺戮一千五百五十人進先收特州倉庫印一十二面銅牌六面

烏重胤為鄆州節度文宗太和元年九月奏破滄州李同捷賊眾二千餘人十月壬辰又奏破賊三千餘人斬首五百人

李載義為幽州節度太和元年十月奏破滄州賊六千人戮殺一千五百人生擒一百五十人即時召其奏事官對于麟德殿賜錦綵銀器二年十月壬午又奏於長蘆縣破賊二萬生擒四百三十人三年正月又奏攻破滄州長蘆縣殺戮五千餘人生擒七百五

十五人內二百八十五人是鎮州賊其縣已差兵固守二月奏于木刀溝南鎮破賊二萬人圍一軸

康志睦為淄青節度使太和元年十一月志睦奏破滄州賊兵千餘人獲賊糧鹽船一十五隻

史憲誠為魏博節度使太和二年七月憲誠上言大破滄州賊于平原縣北殺戮一千餘人生擒大將三十二人八月奏于特州平原縣北破滄州賊二萬餘人殺戮三千餘人九月奏於長河縣破賊柵一所十月奏於平原縣破滄州賊一萬三千餘人殺戮三千五百人又奏于平原縣北破賊二萬餘人又奏收德

州平原縣

柳公澹爲易定節度使太和二年八月壬戌公澹新樂縣界破鎮州王廷湊賊衆二萬人殺戮三千人宰臣奏表陳賀九月公澹又奏於鎮州博野縣破賊四千五百餘人燒除却村柵一十五所十月壬午公澹奏於行唐縣破賊三千餘人十一月公澹奏云十月二十日自領兵士下賊堅固砦又於砦東與賊交戰大破賊衆五萬餘人殺戮三萬人

劉從諫爲昭義軍節度使太和二年八月乙卯從諫奏於臨城縣破鎮州賊二千餘人癸未奏於趙州昭慶縣南破鎮州賊二千餘人殺戮一千餘人

李祐鎮滄州太和三年祐自領兵馬及行營諸軍再收德州平原縣破賊三千餘人卽時啓宰相入中書命中使以捷宣告三月又奏破滄州賊二萬人殺戮三千人四月庚戌又連破二萬餘人殺戮一千五百人丙子又奏破德州城城內將卒三千餘人走投鎮州又奏得李同捷書求降并以書上聞五月己卯朔宰臣稱賀於紫宸殿下德州故也又奏李同捷母阿孫妻阿崔男元達并差人押送上都

崔弘禮爲鄆州節度使太和三年五月庚辰弘禮奏

宣慰使栢耆領當道及幽州兵馬入滄州當時取得
李同捷出滄州訖丙戌滄州遞進宣慰使栢耆表二
封并露布一卷丁亥左右軍各出馬步七百五十人
起長樂驛防押李同捷首至興安樓前立仗宰相率
百僚叙立於樓前同捷自違命及就誅勞問罪之師
凡三歲焉

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太和五年九月德裕上
言收復吐蕃先陷維州城使差兵馬鎮守

呂義忠爲河東監軍武宗會昌四年二月義忠擒大
原叛將楊弁及兄弟同謀大將等五十四人獻于闕
下皆斬之

郭誼爲澤潞大將會昌四年八月辛巳朔殺逆賊劉
禎傳首京師帝御興安門獻于宗廟社稷百官樓前
稱賀

高駢爲南都護軍懿宗咸通七年九月駢上奏從復
交州盡平蠻賊積歲所侵故地是日帝受百僚賀

楊復光爲天下兵馬都監僖宗中和二年復光進收
復京國表曰頃者妖興霧市嘯聚叢祠而兵牧藩侯
備盜不謹謂大司之運嘗可容奸謂無事之秋縱其
長惡賊首黃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萑蒲驅我蒸黎

狗其凶逆展鋤鶴以成鋒亦殺耕牛以恣燔炮魍魎
晝行虺蜴夜噬自南海失守湖外喪師養虎災深馴
梟逆大物無不害惡靡不爲豺狼貽朝市之憂瘡痍
及腹心之痛遂至流毒百姓盜汚兩京衣冠啣塗炭
之悲郡邑起丘墟之嘆萬方共怒十道齊攻伏九廟
之威靈殄積年之凶醜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
烈天付機謀誓立功名志安家國至於屯田待敵率
士當衝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衆法能持
重功遂晚成久稽元野之刑未快雷霆之怒自收同
輩逼近京師夕烽高焰於國門游騎頻臨於灞岸旣
知四隅斷絕百計奔衝如窮鳥觸籠似飛蟲赴燭鴈
門節度使李諱神傳將畧天付忠貞機謀與武藝皆
優臣節共本心相稱殺賊無非手亦入陣率以身先
可謂雄才得名飛將自統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
雖在寢殮不忘寇孽今月八日遣衙隊前鋒楊守宗
河中騎將白志遷橫野軍使滿存躡雲都將丁行存
朝邑鎮將康師貞忠武黃頭軍使龐從等三十都隨
李諱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力摧兇寇又遣河中將劉
讓王瓌冀君武孫琪忠武將喬從遇鄭滑將韓從威
荆南將軍屠棕滄州將賈滔易定將張仲慶壽州將

張行方天德將顧彥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孫勝
左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
真絳州監軍毛宣伯聶弘裕等七十都繼進賊尚爲
堅陣來抗官軍鴈門李諱率勵驍雄整齊金革叫噪
而聲將動瓦喑鳴而氣欲吞砂寬列戈矛密張羅網
於是麾軍背擊八騎橫衝日明而劍曜飛輪風急而
旗開走電使賊如浪便可塞流使賊如山亦須折角
蹂踐則橫屍入地奔騰則積血成川楊守宗等齊驅
直入合勢夾攻從卯至申羣兇大潰自望春宮前蹙
殺至昇陽殿下攻圍戈不濫揮矢無虛發其賊一時
奔遁南入商山徒延漏卮之生佇作飲頭之噐伏自
收平京闕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兇鴈門實居其
首其餘將佐同效驅馳兼臣所部二萬餘人數歲櫛
風沐雨旣茲平盪竝錄以聞

李承嗣爲河東軍較中和二年承嗣爲前鋒討黃巢
於華陰黃巢令僞容省使王汗會軍機於黃揆承嗣
擒之以獻

時溥爲徐州節度使中和三年七月溥進表行在獻

黃巢首級於行廟受百僚賀

其年五月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

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級并妻子送徐州

王重榮鎮河中光啓二年僖宗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煚於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為重榮斬首以獻帝御興元城南門閱俘受賀時太嘗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為煚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慶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有司聞於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使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為之素服不舉樂三日今偽煚皇族也雖犯誅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羣臣而賀乎臣以為煚迫脅之際不能守節効死而乃甘心逆謀宜黜為庶人絕其屬籍其首級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李璠為汴州行軍司馬昭宗龍紀元年二月璠檻送賊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帝御延喜門受俘百僚稱賀以之狗市告廟社斬于獨柳趙笞死

宗權初為茶州節度中和三年

巢賊走闕東宗權遂戰不利因與合從為盜巢賊既誅宗權復僭稱帝號

後唐閻鏐武皇牙將也武皇初為河東節度使昭宗乾寧二年武皇討邠州王行瑜行瑜急困與其妻子部曲五百餘人潰圍出奔至慶州為部下所殺其家

二百口并諸行營乞降武皇命鏐獻於京師十二月
甲申朔昭宗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僚樓前稱賀

限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六

獻捷第二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湖南節度使馬殷奏克袁州
大破淮寇畫圖以進宣示宰臣先是淮夷襲陷洪州
并有宜春袁民厭淮夷苛政且忿其屠戮而征賦煩

重乃有邊界酋首潛以人情利害導湖南之兵取袁州淮夷賊寇失守舉郡皆沒殺傷甚衆馬殷屯兵戍守以捷來奏

二年五月癸未朗州奪得淮賊舟船大小共四十隻斬首百餘級以捷來告

九月同州劉知俊以鄜延歸降將健十人并捷表來獻

十月己亥朔帝在陝兩浙節度使錢鏐奏於嘗州東洲鎮殺淮賊萬餘人生擒將較千餘人獲戰船一百二十隻

三年六月戊戌兩浙節度使錢鏐奏四月十六日於蘇州大破淮賊擒獲數千人戰船數百隻噐甲二十餘萬

是月丁未靈武節度使韓遜奏收復鹽州擒偽刺史李繼直以下六十二人並處斬訖七月殿直聶榮受自軍前走馬奏收復丹州生擒賊將王行思致于行

在時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

八月辛酉城州刺史張敬方能完其郡又移兵尅虜陵

九月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州走馬以天軍勝捷逆

將李洪歸降事上聞賜唐福絹銀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稱賀壬寅開封府虞候李繼業齎襄州都指揮使程暉奏狀以今日五日殺戮逆黨千人并生擒都指揮使傅霸已下節級共五百人收復襄州人戶歸業事癸卯帝御文明殿以收復襄漢受宰臣已下稱賀四年四月葉縣鎮遏使馮德武於蔡州西平縣界殺戮山賊擒首領張漬等七人以獻

乾化元年十一月庚寅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當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今日五日收鹽州偽刺史高行存泥首來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稱賀按鹽州與吐蕃黨項封境互接為二境咽喉之地又有烏池鹽鹺之利唐建中初為吐蕃所陷平其壙而去繇是銀夏寧延洎于靈武歲以河南河東山東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五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朝政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城壁焉自是虜塵乃清邊患遂止唐末又復失之今纔動偏師遽收襟要國之疾疢其息哉

十二月延州節度使高萬行奏領軍於邠州界蒿子谷韋家寨殺戮寧慶兩州賊軍約二千餘人并生擒

都頭指揮使及奪馬噐甲等事其入奏軍將使宣召赴內殿畧對託以銀噐絲物錫之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賀

是月魏博節度上言於涇縣北戮殺鎮州王鎔兵士七千餘人奪馬二千餘匹戈甲未知其數并擒都將已下四十餘人

後唐莊宗天祐十四年以契丹攻周德威於幽州命諸將進討八月大軍入幽州翌日獻捷于鄴

十八年九月北面招討使李存審攻鎮州下之擒王德明之子處球同惡高蒙李翥露布以獻

同光二年五月潞州招討霍彥威平潞州擒叛將楊立獻捷以聞

是年龍武大將軍夏魯奇擒梁將王彥章以獻帝壯之賞絹一千疋

三年二月荆南高季興奏收復歸夔忠等州

四年三月李紹真奏收復邢州擒賊首趙太等二十一人徇於鄴都城下皆磔於軍門是月西面行營副

招討使任圜奏收復漢州擒逆賊康延孝

時圜從郭崇韜平蜀

延孝以利州叛欲廻劫西川
圜率兵攻延孝於漢州擒之

明宗天成二年九月以峽路招討西方鄴進兵殺敗

荆南賊船收復忠萬夔等州圖一面陳於通天門外
俾將較觀之

三年四月復州刺史周令武飛狀上言湖南大軍曾
與淮南賊將王茂求等戰於道人磯茂求敗績

五月癸丑朔南馬殷上言今歲二月中殺敗淮寇二
萬衆生擒將卒五百餘人內外皆賀是月壬申破定

州曲陽捷音至帝大悅謂侍臣曰王都違負天地擒

之不遠因此兼破契丹也左右稱賀

王都爲定州節
度使通契丹爲

叛

六月己丑張延訓自定州迴押領到所獲賊將五十
餘人帝御咸安門觀其獻俘

七月己丑北面招討使定州刺史王晏球獻所獲戎
馬一百匹甲子晏球使人馳報十九日契丹七十騎

來援定州遂逆戰於唐河北敗之襲至蒲城又掩殺
二千級捉馬千匹內外稱賀己巳驛騎入報二十一

日又於陽州掩殺契丹四十餘里擒獲殆盡

八月鎮州趙德均馳騎上言今月二日於府西逢契
丹敗黨數千生擒首領楊隱等五十餘人接殺皆盡

契丹強盛僅三十年雄據北戎諸蕃鼠伏屢爲邊患
漢兵嘗憚之前後戰爭罕得其利是役也曲陽之敗

已失千騎唐河之陣兵號七千潰散之後溝渠泛溢官軍襲殺人不暇食秋雨繼降泥濘莫進人饑馬乏難投村落所在村人持白挺毆之德均生兵接於要路惟竒峯嶺北有棄馬潛遁脫者數十餘無噍類帝致書諭其本國皇威大振四年正月房知溫攻帥子口白波砮獻捷於行闕

二月乙巳北面馳報是月三日收復定州帝大悅舉酒徧賜侍臣喜除心腹之疾賜教坊絹五百疋內臣進馬稱賀丙午百辟入賀戊申晏群臣於玉華殿樂作王晏球馳報已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禿馁等二于餘人宴罷賜物加等辛酉定州獻俘馘帝御咸安樓立儀仗百官就列尚書兵部宣露布於樓前曰蓋聞禍福兩途響應雖從於天道賞罰二柄憲章必在於帝王乃所以虞殛四凶之徒周誅三監之類爲時除害令在必行顯申旄鉞之威以勦豺狼之黨逆賊王都濫承餘緒叨據邊方當朝廷念舊之時冒藩翰賞延之帥曾無績効但抱姦邪國家光有萬邦罷綏諸夏累頒殊渥官兼右相之榮疊示優恩秩冠三公之貴諒茲騰命果至滿盈其況去歲駐蹕夷門弔民梁苑萬乘有省方之念諸侯專述職之勤而乃王都

背惠孤恩藏姦積釁不思入覲惟自偷安以至繼歷
寒暄逼留川陸朝廷務從寬恕累降詔書候其悛心
冀全理體殊不知克頑益固抗拒彌堅信折簡以難
招非舞干而可格而又朋連北狄禦押王師擾我疆
場負我盟誓須茲飾怒所冀夷克乃謀帥於軍中俾
恭行於天罰繇是貔貅雲集虎豹風馳咸搗梟巢誓
平蟻穴北面招討天平軍節度使王晏球等推心許
國挺志忘家皆矜摩壘之雄各聘寢皮之勇遂乃交
飛矢石齊舞梯衝指其戲鼎之魚必取膏碁之肉以
致徵兵調食結壘連營踰沙鞅漠之戎全軍皆戮同
惡齊姦之虜匹馬不廻而又舉螳臂以求生張鬪毛
而自固計窮力盡且無飛奏之門萬詐千妖寧免芟
夷之禍是以致其醜類無所逃形旣諧飲至之期爰
契疇庸之典今月三日定州指揮使馬讓能已下三
人先約歸降是時果於賊城之上自相殺戮王晏球
等領兵士直扣曲陽門接勢而攻一合收下其逆賊
王都及禿餒趙人子城斬首生擒不可勝計至於徒
黨骨肉略無孑遺今則獻俘行闕懸首藁街六師盡
敵而凱旋一境復安於生聚王晏球等已下從上行
賞表不踰時或跨鎮分封官居極品或雙旌大旆寵

寄十連著銘鍾鏤鼎之榮顯傳子示孫之業於戲違
天逆道鬼瞰神誅顧斯盪定之勲實快華夷之意可
期康樂以泰黎元申號令於市朝明征伐之有謂布
告天下咸使聞知刑部侍郎張文寶奏曰逆賊王都
首級請付所司大理鄉蕭希甫受之以出獻於郊社
畢於街市號令王都男四人第一人禿餒父子二人
竝磔於開府橋文武百官稱賀於樓前

長興元年三月靈武節度使康福奏攻取保靜鎭賊
首李正賓并其黨與盡誅之
是年河中軍較楊彥溫逐其帥皇子重琦四月河中

行營都部署索自通奏今月十八日收復河中斬楊
彥溫傳首來獻帝御殿受賀

壬戌冀州奏殺敗蕃賊於城中見輿棺者訊其降者
云威城之戰上將金頭玉中流矢而死此其櫬也

八月太原節度使奏代州刺史白文琦破契丹於七
里峰斬首千餘級生擒將較七千餘人

二年二月符州防禦使折從阮奏部領兵士攻圍契
丹勝州降之見進兵趨朔州

三月易州刺史安審約奏二月三日夜差壯丁斫虜
營殺賊千餘人又奏郎山砦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

人斬蕃將諧里相公虜其妻以獻又杜重威以大軍
攻秦州刺史晉廷謙以州降獲守城兵士三百八十
九人朝廷稱賀又奏收復蒲城獲契丹首領沒刺相
公及守城兵士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又奏收復遂城
縣守城契丹留六十三人首領餘並殺之四月內班
張嶼北面軍前迴進呈收奪得契丹王金孟子龍鳳
旗李守貞又進奪得契丹王奚車白駝掌羽旗槍等
護聖散都頭辛進進納奪得契丹王紅羅蹙金銀線
裝玉鞍轡一副賜絹五十疋蓋盃一口

二年八月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

遇虜寇千餘騎轉鬪四十里斬蕃將解里相公

是月靈武馮鐸奏與威州刺史藥元福於威州土橋
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餘人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張
彥澤奏破蕃賊於定州界斬虜首二千餘級追襲百
餘里生擒蕃將四人摘得金耳環二副進呈癸卯太
原奏破契丹於陽武谷殺七千餘人

漢隱帝乾祐元年二月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奏於大
散關大敗蜀軍俘斬三千人初北虜犯京師侯益趙
贊皆受虜命節制岐蒲聞高祖入維頗懷反仄朝廷
移贊於京兆益與贊皆求援於蜀蜀遣何建率軍出

大散關以應之至是景崇糾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之又遣人送所獲偽蜀將較軍士四百三十八人至關下詔釋之仍各賜衣服

九月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川軍於大散關殺三千餘人其餘棄甲而遁

是月永興行營都部署郭從義奏今日十四日鳳翔王景崇兵士離本城尋遣監軍李彥從率兵追襲至法門寺西殺戮二千餘人趙暉又奏破王景崇賊軍於鳳翔城下

二年正月河中府軍前奏今日四日夜賊軍偷入西寨捕斬七百餘級時蜀軍自大散關來援王景崇周太祖自將兵赴岐下將行戒白文琦劉詞等曰賊之驍勇並在城西慎爲做備旣行至華州聞川軍敗退且憂文琦等爲賊奔突遂兼程而趨賊內俱知周太祖西行夜遣賊將王三鐵等率驍勇千餘人沿流南行坎岸而登爲三道來攻賊軍已入王師砦中劉詞極力拒之短兵旣接遽敗之

三月徐州巡簡使成德欽奏至峒嵒鎮遇淮賊破之殺五百人生擒一百二十人

五月湖南袁蠻寇賀州遣大將徐進率兵援之戰於

鳳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

七月永興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
三月三日授華州留後准詔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鎧
甲以給牙兵及與之竟不遵路至九日悉有部曲曹
彥進告思綰欲於十一日夜與同惡五百人奔南山
入蜀是日詰旦再促王路云候夜進塗臣等與王峻
入城分兵守四門其趙思綰部下車各已執帶遂至
牙署令召思綰至則執之與一行徒黨並處置訖
是月西面行營都部署露布獻河中府所獲逆賊李
守貞首級并俘馘等帝明德門樓受俘群臣列班於
位稱賀而退

三年春正月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
日收鳳翔逆賊王景崇首級并同惡周璨至闕下獻俘馘
銖押逆賊王景崇首級并同惡周璨至闕下獻俘馘
命徇於六街磔於兩市

周太祀廣順元年二月隰州刺史許遷上言河東賊
軍侵我今月十一日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崇等領
兵三百至州北長壽村掩殺獲賊砦將程筠軍使冒
干王仁原供奉官李演並駝馬等所獲賊將較並斬
之不數日賊引軍攻城四面齊進臣與判官李昉都

指揮使趙太糧料使王光裔官員職掌百姓守把拒
關焚賊攻具死者五百餘傷者千餘信宿遁去詔曰
兇狂烏合來犯軍城醜類蜂屯罔識天命汝誓平國
靈固彼人心率驍銳以前衝履鋒鏖而直進機籌神
助部伍風生偽將活擒殘妖碎首心堅鐵石城固金
湯蛇豕旣殲梯衝並蕤孽豎偷生而遁迹雄師賈勇
以追奔言念忠貞夔無倫比嘉賞愧歎再三不忘時
劉崇以朝廷初定徐方用兵遣子均領兵出陰地闕
侵晉隰以觀人心至是挫衄而退窺覲之意稍息矣
是月安平兵馬監押馬彥珣言契丹入寇出兵掩襲
奪下老幼人口并牛馬各付其家

三月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遣供奉都知孫仁安
馳奏收復徐州賜仁安錦袍銀帶絹百疋銀器五十
兩甲戌群臣詣廣政殿稱賀其月己卯潞州嘗思奏
差人部送涉縣陣所捉到之賊將較長行共二百六
五人馬三十四匹赴闕迴詔曰卿摧敵有方執俘甚
衆據茲惡黨固有嘗刑但念彼之賊軍悉是朕之赤
子遭罹兇暴迫脅征行以至就擒良亦可憫察其情
狀爭忍加誅配於邊遐亦所不欲其賊軍並以釋罪
各與衫袴巾履遣供奉官張諲管押至河東界首放

歸本家諒卿明敏當體朕懷嘗思上言招誘到熟吐
渾李骨卑四十一人

八月鎮州何福進上言平山西殺山東賊軍數百餘
人

十二月樞密使王峻征并寇遣供奉官梁又奏臣部
領大軍至晉州其劉崇翌日焚燒攻其砦柵棄甲遁
去臣當時入城鎮安撫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
超左廂排陣使陳思讓都排陣使藥元福右廂排陣
使康延沼等領騎軍掩襲賜梁又錦袍銀帶與戌宰
臣百僚內殿稱賀

二年正月鎮州何福進令指揮使王斌領先擒獲河
東賊軍二百三十人馬三十匹至京師各賜巾履衫
袴並釋放

九月樂壽縣監押杜廷熙言於瀛州南殺契丹三百
餘得馬四十七匹

三年正月定州言契丹三千攻圍義豐軍遣定和都
指揮使楊弘裕選兵二百夜斫寨殺蕃酋館相以下
六十人得馬八匹契丹遁去

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淮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李
穀上言副部署王彥超敗淮賊二千餘人於壽州城

下又言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淮賊軍千餘人于
山口鎮

三年正月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差人馳騎上言敗
淮賊三萬餘衆於正陽鎮東追殺二十餘里勦戮殆
盡生擒賊將咸師郎戈曰約三十萬事馬五百餘匹
帝大悅詔書褒之文武從官皆稱賀焉

二月朗州節度使王進達上言領兵入鄂州界攻下
淮南長山砦殺賊軍三千餘衆三月鐵騎右廂都指
揮使高懷德上言殺廬州賊軍七百餘衆於其城下
是月行光州刺史何超上言爲光州兵馬都監張承

翰舉城內附其僞刺史張紹單騎而遁文武從稱賀
旣而授承翰遙領集州刺史庚子馬軍都指揮使韓
令坤差牙將押降到僞天威指揮使曹延嗣等一千
二百餘人至行在賜物有差又舒州刺史郭令圖上
言今月四日收下舒州其僞刺史自溺而死餘黨皆
遁文武從官稱賀壬寅朗州節度使王進達差牙將
捉到押送淮南賊將陳澤等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
差人押先降到天張賊軍朱重進等千餘人到行闕
賜衣物有差

四月韓令坤自揚州差人馳騎上言敗吳寇萬餘衆

於秦州路獲賊帥陸萬俊

是月韓令坤又上言敗楚州賊將馬在貴等萬餘衆於獲頭堰僞漣州刺史秦進崇等殿前都指揮使張承德上言敗泗州賊軍千餘人於曲溪堰

七月廬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上言敗淮賊千五百人於廬州是月濠州行營都部署武行德上言敗淮賊二千餘人於其界八月壬寅張承德上言敗淮賊千餘人於下蔡橋東獲樓船二隻掉船五隻

十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上言差行軍司馬范守圖領兵入邊州界殺獲河東賊軍三百餘人兼擒送員

寮數人赴闕

是月壬午任承德上言敗淮賊千餘人於下蔡縣淮北岸獲戰船數十隻賊衆溺死者甚衆

是月淮南道行營招討使李重進上言吳人寇我盛塘等差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率兵掩殺斬首二千餘級

十一月壬子黃州刺史司超上言敗淮寇千餘衆於麻城縣北

十二月己卯海州刺史張廷翰上言敗淮賊五百餘衆於北界

是月戊子李重進上言敗淮賊二千餘衆於塌山北
四年正月丁未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李重進差人
池奇上言敗淮南援軍五千餘衆於壽州城北奪得
砦兩所及獲軍需器械等是日追班於廣政殿稱賀
二月辛酉淮南道行營都監尚訓上言敗淮賊二千
餘衆於黃耆砦

三月甲午廬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上言殺淮賊三
千餘人於壽州東山口乙未宰臣樞密使已下以王
師大捷各進馬稱賀

五月劉重進又上言於航步鎮金牛砦廬江縣相次
殺獲淮寇獲賊船三十餘隻詔褒之

是月權知府州事折德愿上言敗河東賊軍五百餘
衆於夾谷砦斬其砦主都章都監張釗等璽書褒美
之

九月龍捷右廂主柴貴上言敗淮賊千餘衆於木林
山

十月昭義軍節度行軍司馬范守圖帥師入河東界
收降下賊砦二所

是月田州節度使楊信上言盛唐縣兵馬都監薛圭
柔敗淮賊六百餘人於田州北界

是月招討使李重進上言攻下濠州南關城十二月
李重進上言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已下以其城降
濠州平降其卒萬餘衆獲賊糧數萬石

五年二月右龍武統軍趙贊上言敗淮南賊軍五百
餘人於石潭橋

是月黃州刺史司超上言領兵破淮南賊砦二所殺
賊三千餘人兼擒魏舒州刺史施仁望來獻

五月鎮州節度使郭崇上言帥師攻下東城縣斬級
數百俘人口牛畜三萬餘衆先是我虜以駕在淮南
遣騎萬餘掠我邊境至是故有是舉以報之也

六月昭義節度使李筠上言帥師入河東界破賊砦
六所於石會關

十月邢州兵馬留後陳思讓上言西山巡簡使楊璘
領兵入遼州界收降下才砦兩所獲生口牛羊具數
以聞

十一月己未邢州上言西山巡簡使楊璘破遼州賊
界井口砦擒殺百餘人

是月昭義節度使李筠上言破遼州賊界長清砦擒
僞磁州刺史李再興來獻

十二月西山巡簡使楊璘領兵入遼州界攻破牛居

砦一所斬三百餘級

六年五月定州節度使孫行友上言率師攻下易州擒偽刺史李在欽來獻命斬於軍市已酉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上言敗胡奇數百於瓦橋關北兼攻下固安縣已巳侍衛使李重進上言敗河東賊軍五千餘人於北井路斬二十餘級

六月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上言率所部兵入河東界招降下堡砦一十三所兼下為西南面巡簡使斬漢屍已下三人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繼襲

大五材竝用去兵之甚難四國于蕃謀帥之為重中葉而下乃有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代領其衆以濟厥功者矣若夫世篤忠烈家傳武畧績乃舊服嗣專征之柄聿脩厥德振象賢之業克嗣前烈不隕家聲者

斯可稱焉至於雖讀父書未練軍政紆恩澤之拜總
麾符之重徒藉世資非繇德舉茲亦膠柱調瑟之謂
歟

吳孫瑜漢末爲奮威將軍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
萬餘人建安二十年瑜卒時弟皎爲征虜將軍督夏
口又并其軍皎善於交結委盧江劉靖以得失江夏
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傾心親待
莫不自盡二十四年皎卒弟負代統其衆以楊武中
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
吳碩張梁及江夏間舉等竝納其善嘉禾三年負卒
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負統兵領郡赤烏六年承卒
無子庶弟壹奏負後襲業爲將

孫賁漢末爲征虜將軍領豫章太守在官十一年卒
子鄰嗣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九歲代領豫章
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脩理

凌操爲破賊校尉從大帝討夏口中流矢死子年十
五左右多稱述者帝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
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統卒二子烈封年各數歲帝內
養於宮後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烈有罪免
封復襲爵領兵

孫河爲將軍屯京時丹陽太守孫翊遇害河馳赴宛陵爲都督馮覽郡丞戴員所殺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大帝聞亂從椒丘還過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帝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喜之即拜丞烈較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置長吏一如河舊

步騭爲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赤烏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

諸葛瑾爲大將軍領豫州牧赤烏四年卒子融代父攝兵業駐公安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朱績爲建中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

朱桓爲前將軍領青州牧以恚恨遂托狂發詣建業治病使子異攝領部曲桓卒異拜都騎都尉代桓領兵

陸遜爲上大將軍卒子抗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抗累遷大司馬荆州牧鳳皇三年卒子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

爲裨將軍夷道監景爲偏將軍中夏督機爲牙門將
全綜爲綏南將軍領東安太守嘉禾十二年卒子懔
嗣襲業領兵

鍾離牧爲前將軍領武陵太守卒官子禕嗣代領兵
晉羅憲爲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領武陵太守泰始
六年卒子襲爲江陵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
王遜爲南夷較尉寧州刺史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
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較尉寧州
刺史假節

魏浚爲楊威將軍假河南尹爲劉曜所得遂死之族
子該領其衆懷帝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
使討劉曜成帝時卒從子雄統其衆

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卒於雍丘以逖弟約代
領其衆

周訪爲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大興三年
卒子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西郡軍事加
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子楚監梁
益二州假節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太和中梁州刺史
楊亮失守楚遣其子瓊討平之是歲楚卒瓊代楊亮
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較尉桓温以梁益多

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撫弟光子仲孫監梁豫益州之三郡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邵續爲平北郡將軍假節冀州刺史後爲石季龍所得元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推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忘身勲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於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於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受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宋檀祗晉末從高祖克京城叅建武中事至羅落橋從父建武將軍憑之戰沒之後乃以憑之所領兵配祗京邑旣平叅領將軍事

梁夏侯夔爲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竝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大同四年卒子譚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

陳歐陽頴長沙臨湘人有聲南土蕭勃死後嶺南擾高祖授頴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頴子紇已尅定始興及頴至嶺南皆攝伏仍進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紇頗有幹

畧天嘉中除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嘗侍累遷安遠將軍衡州刺史襲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

程靈洗爲安西將軍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子文季果决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領中直兵出爲臨海太守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

胡穎爲左將軍吳興太守弟鏐亦隨穎將軍天嘉元年穎卒鏐統其衆歷東海豫章二郡太守

徐度爲鎮南將軍湘州刺史以其子敬成監郡天嘉四年度自湘州還朝士馬精銳敬成盡領其衆隨章昭達征陳寶應晉安平除貞武將軍豫章太守

後魏長孫嵩代人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

皮豹子爲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豹子子喜孝文初拜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

後周王思政爲大將軍陷於東魏其子康沉毅有度量後爲太祖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

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侍配之

李遷哲爲大將軍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建德三年卒子敬猷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累遷大將軍

唐李抱玉寶應中爲澤路陳鄭節度使從父弟抱貞以澤州刺史爲節度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貞仍領留後德宗即位拜簡較工部尚書充昭義軍節度等使

田神功爲宋州節度使大曆元年入覲二月宋州兵叛盜官庫財物而潰神功歿於京師以神功之弟曹州刺史神玉權知汴州留後

田承嗣爲魏博等州節度使大曆十三年卒從子悅爲中軍兵馬使勇冠三軍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代宗用悅爲節度留後尋加魏博等七州節度使興元元年承嗣子緒殺悅後奔出北門大將曹俊孟希祐等領從數百追及之遙呼之日節度使須郎君爲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爲留後德宗因授緒魏博節度使貞元十二年卒子節度副使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爲留後德宗因授節度使

李正己爲平盧淄青節度等使建中二年卒子節度觀察留後納摠總兵政興元元年四月歸順詔加簡較工部尚書充平盧淄青節度等使貞元八年納死軍中以納子青州刺史師古代其位而上請德宗因授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充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等使

南承宗爲徐海沂密都團練觀察使興元元年卒以其子明應起復知軍事

劉怱爲幽州節度使長子濟以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貞元元年怱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爲帥德宗從之累加簡較兵部尚書

程日華爲橫海軍使簡較工部尚書兼滄州刺史貞元二年卒其子兵馬使試殿中監懷直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權知滄州刺史橫海軍事尋授節度使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其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除龍武統軍懷信代爲橫海軍節度支度營田滄景觀察留後十三年九月正授節度使二十一年七月卒以其子副使兼御史中丞大夫執恭爲起復左驍衛將軍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

張孝忠爲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子昇雲以父蔭官累至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使以昇雲爲定州刺史克節度觀察留後賜名茂昭九年正授節度使

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等使貞元十六年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使軍衆請於朝廷乞授建封子愔旄節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順宗初正授武寧軍節度使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使長子士貞以簡較工部尚書爲副使貞元十七年武俊卒士貞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等使長子承宗以御史大夫爲副大使元和四年士貞卒三軍推承宗爲留後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乃授成德軍節度使

李愿元和末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會鄆帥不恭奉命攻討屠城下邑繼有所聞朝廷甚多之無何有疾召以其弟愬代領其任

田弘正爲魏博等州節度使穆宗初鎮州王承宗卒以弘正爲成德軍節度使明年七月軍亂遇害時弘正子布斤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涇原乃急詔布至起

復爲魏博節度使乘傳之鎮

劉悟爲昭義軍節度使寶曆元年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河北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曲爲奏請此將作監主簿起復金吾大將軍充昭義節度副大使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大將軍充昭義節度等使

王廷湊爲成德軍節度使子元逵爲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太和八年十一月廷湊卒三軍推元逵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簡較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子紹鼎爲節度副使鎮州左司馬知府事大中十一年二月元逵卒授紹鼎起復簡較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其年七月卒子景崇爲嫡時年幼宣宗詔以王訥爲成德軍節度使以紹鼎第鎮度副使鎮府左司馬知府事紹懿爲御史中丞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尋正授節度使歲餘卒初紹懿既立以景崇爲都知兵馬使鎮府左司馬及紹懿數月疾篤知府事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托予比俟汝成立今危惷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年幼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

已而卒時監軍在帝具奏其理命宣宗嘉之詔授簡較右散騎嘗侍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尋正授節度使中和二年十一月卒子鎔始十歲三軍推爲留後行軍司馬竇權夷與三軍等進奏曰臣等有狀詣監軍院請故使舅節度副使鎔權知軍府事尋蒙監軍使李彥融列鎔所諾勾當訖僖宗因授旄鉞簡較工部尚書

何進滔爲魏博節度使開成初卒子弘敬襲其位文宗就加節制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懿宗尋降符節子孫相繼四十餘年張仲武爲盧龍軍節度使大中元年卒子直方以節度副使襲父位

張允伸爲盧龍軍節度使大中十三年卒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子簡會以節度副大使簡較工部尚書權主留事

李全忠光啓初爲盧龍軍節度使尋卒子威自襲父位稱留後

韓允中爲魏博節度使乾符元年卒子簡自節度副使檢校工部尚書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踰月正授節度使

王重榮爲河中節度使光啓三年六月爲部下嘗行

儒所害行儒推其弟重盈為帥太原節度使隴西郡

王後唐表聞僖宗授以旄鉞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

重榮兄重簡子行軍司馬珂為留後尋授節度使

趙犖為忠武軍節度使大順中卒初犖以仲弟昶為

防遏都指揮使同心王事共力軍功乃下令盡以軍

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詔授昶兵馬留後數月犖

卒昶遷節度使乾寧三年卒昶弟翊自行軍司馬知

忠武軍留後尋正授節度使

王處厚為義武軍節度使乾寧二年九月卒三軍以

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部為留後朝廷從而命之

授以旄鉞光化三年部奔太原三軍推處厚母弟處

直為留後汴師梁太祖表授旄鉞

羅弘信為魏博節度使光化三年遇旱雩祭於郭璞

祠暴卒八月制以弘信子節度副使紹威起復雲麾

將軍充本軍兵馬留後尋授節度使紹威梁開平中

卒子周翰繼為魏博節度使

孟方立為邢洛節度使龍紀元年六月卒三軍推其

弟洺州刺史遷為留後

後唐李仁福世為夏州牙將本拓跋氏之族拓跋思

恭唐僖宗時為夏州節度使破黃巢有功賜姓李氏

思恭卒弟思諫繼之開平三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
彞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彞昌遇害時仁
福爲蕃部都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爲帥梁祖降制
授定難軍節度使長興四年卒子彞超嗣明宗制授
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弟彞興時爲夏州行軍
司馬三軍推爲留後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
彞興乾德五年卒子光獻繼其位

韓遜爲靈武節度梁貞明初卒三軍推其子洙爲留
後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度使天成四年卒朝
廷以其弟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

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同光二年卒遺奏其長子彰
義軍節度使從職知鳳翔軍府事莊宗詔起復授鳳
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高萬興爲彰武保大兩鎮節度使同光三年十二月
卒於位以其子保大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允蹈權典
留後天成初起復簡較太傅充延州節度使長興初
允蹈移鎮邢州堂弟允權以膚施令罷歸延州漢高
祖即位初郡兵逐其帥周密以允權知留後事尋節

度使

高季興爲荆南節度使天成二年卒以其子行軍司

馬從誨知軍府事明宗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漢
乾祐元年卒子保融嗣其位保融建隆元年卒保勗
自行軍司馬襲保勗四年卒保融子繼冲襲

馬殷爲湖南節度使長興二年卒初殷既病差教練
使歐弘奏云臣病疾多時不任公事乞以男武安軍
節度副使充洪鄂等道四面行營副都統希聲充本
鎮節度使明宗降制以希聲爲潭州大都督府長史
充武安軍節度湖南管内觀運等使希聲未周歲不
卒三軍又立其弟朗州節度使希範知留後事襲位
明宗制授武安軍節度使漢初薨於位子岳奴年幼
希範弟節度副使希廣襲其位漢高祖制授簡較太
師兼中書令充武安軍節度使

錢鏐爲吳越國王長興三年薨其子元瓘時爲鎮海
鎮東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先是鏐既年高欲立嗣
召諸子使各論功皆讓於元瓘及鏐病篤召將吏於
庭謂之曰予病不起矣吾兒皆懦恐不能與爾將吏
爲帥與爾輩訣矣須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
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
此渠定堪否曰衆等願奉賢帥即出魚鑰數箱於前
謂其子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領取此物鏐薨元瓘

遂襲父位四年遣將作監李錯起復元瓘官爵晉天福六年薨子佐襲父位漢初以疾薨第侖襲位未踰年爲大將胡進思所逐遷於別第以甲士援送幽於錦軍時侖異母弟俶爲温州刺史衆既無帥進思即迎俶立之乾祐元年授簡較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

晉曹議金爲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等使天福五年二月卒以其子元德襲其位

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武勝等州觀察等使乾祐二年舉族入覲少帝命其子德宸爲府州團練使授從阮武勝軍節度使周馮暉爲靈武節度使廣順二年卒子繼業朔方衙內都虞候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簡較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八

強懷 失士心

夫自任則小前訓倣非復諫不從昔賢深戒矧夫握兵之要為人司命而宵臆是縱狼戾自專為識者之所非冒兵家之所忌而行之自若處之不疑至於敗事失機莫之知悔恃勇尚勝蓋其有素斯亦將將之

道所宜深察者也

荀瑤為晉大夫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

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

行去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守保

也南里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株之門鄭人俘鄒魁壘

鄒魁壘晉士

賂以致政

欲使反為鄭

閉其口而死將門

攻鄭門 知

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

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如入

知伯

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

惡貌醜也藺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

無勇何故立以為子

對曰不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

趙襄子由是慕知伯

慕毒也

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

魏反而喪之

後漢呂布為左將軍故狼狽相蕭建為臧霸所襲破

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攻

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眄遠近自然畏伏不且輕

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

暴果登城固守布不能拔乃引還下礮順每諫布言

此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

軍舉事不肯詳思輒喜言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

不能用

袁紹為冀州牧與曹公相拒於官渡許攸說紹曰公

無與曹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

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自當先圍取之張郃又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復不從之紹果後敗

周慎為車騎將軍張溫裨將溫討邊章章敗走溫遣慎將三萬人追擊之叅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羗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圍峽反斷慎運道懼乃棄輜重而退

魏曹休為大司馬征吳於夾石口瑯邪太守孫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

蜀關羽為前將軍攻曹仁於樊降于禁等威震華夏孫權遣使為子索求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典畧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巳得于樊等乃罵曰俗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耶權聞之知其輕已偽手書以謝

馬謖為諸葛亮叅軍亮伐魏拔謖統大眾在前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牙門將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

姜維為衛將軍議欲出軍伐魏征西大將軍張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

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
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
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
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
翼亦不得已而行

吳朱桓爲前軍性護前耻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
不得自繇輒嗔恚憤激

諸葛恪爲荊楊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有輕敵之
心與魏戰克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
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

論論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平
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
侯自恃兵強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
危恣情縱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
旣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
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強大吞城衆袁北方
都定之後曹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
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
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
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謂遠慮也昔伍子胥日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強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况其強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持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幼小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遠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

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知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

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繼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強欲芻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自己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瘡痍介胃生蟣虱將士厭困苦豈其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或不立爲今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初滕胤與恪俱受遺詔輔政恪將悉衆伐魏裔諫恪不如按甲息師觀隙而動恪曰諸云皆不可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籍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於是遣衆出軍始失人心

晉劉琨爲并州都督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

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

苟晞爲大將軍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遠西閭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重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將爲國家除暴閭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閭亨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進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向禮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

苻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鎮襄陽王敦稱兵卓露檄遠近率所統致討次猪口王師敗績卓徑還襄陽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狼懷聞諫輒怒方散兵使人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

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遣卓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於寢傳首於敦

庾亮爲中書令蘇俊之役假節督諸軍司馬陶回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繇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言

殷浩爲楊州刺史與桓溫不協時王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

劉毅爲衛將軍時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尅日平之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熟次桑落州與賊戰敗績

宋王玄謨爲寧朔將軍伐魏受輔國將軍蕭武節度

玄謨向碣礮戍王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魏率大
 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衆軍亦盛器械
 甚精而玄謨專伏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多茅屋
 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
 壞之空地以為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又
 不從將士多離怨遂敗

蕭思話為青州刺史時到彥之北伐大敗魏軍乘勝
 破青部諸郡國思話欲委州保險濟南太守蕭順之
 固諫不從思話失據潰走

南齊胡諧之為中庶子西討巴東王子響詔以鎮軍
 張欣泰為副狀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
 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
 也諧之不從進據江津尹畧等見殺

梁李奉伯為益州中兵參軍時巴西人雍道晞率群
 賊逼郡刺史劉季連遣奉伯討擒之奉伯因獨進巴
 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恃驕乘勝履險非
 良策也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山大
 敗而出遂奔還州

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
 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

後魏趙郡王幹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孝文詔以李憑為長史唐茂為司馬盧尚之為諮議叅軍以佐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

劉昶為大將軍征義陽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法曹叅軍陽固啟謀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

爾朱榮為大將軍稱兵入維榮私告慕容紹宗曰維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謂可爾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控神兵心

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良策深願三思榮不從辛纂為荊州刺史時蠻首樊五能破折陽郡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折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嶮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滅檄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為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但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脩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折陽如棄鷄助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為不爾遂

遣兵攻之不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閔西宇文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閣纂左右唯五六人短兵接戰為賊所擒遂害之後周賀拔岳仕魏為閩西大行臺時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怙衆密通貪而無信必將為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俱討泥至於河南岳東為悅所害其士衆散還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

隋崔弘度開皇中為陵州總管高智惠等作亂復以為行軍總管出泉門導隸於陽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容優之

唐馬元規武德初為慰撫山南使時賊帥朱粲新敗鄧州刺史呂子臧率所領數千人與元規并力擊之子臧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如更遷延部衆稍齊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為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元規又禁之不得俄而粲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拊膺曰言不見從者今茲坐公死粲果率兵圍之城陷元規遇

害

淮安王神通武德初為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黃門侍郎崔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尅在且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為軍賞若受降者吾何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勲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囚幹於軍中既而士及自齊北魏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

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為莘人所敗建德軍且至遂引馬而退後三日化及為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為建德

所陷

高祖令神通持節安撫趙魏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走聊城神通兵躡之秘書丞魏

徵謂

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莒人為其固守若兵至而莘不降即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迫之

易同

俯拾未若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之用如其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必不下矣不能克莘而

遠迫

化及恐亦勞而無功化及若不即降攻之旬月

可陷

莘人阻我糧運士及為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

神通

不從軍

次莘

果不下

失士心

士薦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申叔時曰德以施惠戰所由克是知將帥之道師克在和士卒之心理不可失善為將者動之以善濟之以仁惠洽投醪恩均挾纘反是道者鮮不敗焉夫同其苦共勞逸多禮下士善撫勤恤此將帥之易也蹈城隍冒鋒刃捐捨親戚不顧軀命此士卒之難也爰其所易要其所難而冀謀夫竭其才勇士罄其命不亦難哉

陳勝字涉陽城人

地理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地理

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切

勝少時與人傭耕

與人與人具也傭耕言受其僱直為人耕

言賣工傭也

輟耕之壟上

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

悵然甚久曰

苟富貴無相忘

一日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笑而應曰若

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

志哉

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睿切

秦二世元年勝立為

陳王勝王凡六月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勝初為王

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

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

辨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

時舍而不縛也穀音山羽切

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

呼謂之火喚也

故切 廼召見載與歸人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

為王沈沈者

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遠也沈音長舍地

楚人謂多為夥故

天下傳之黷涉爲王繇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
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
皆自引去繇是無親勝者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
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
苛察爲中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
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晉新蔡王騰鎮鄴爲羣盜汲桑等攻陷而死騰性儉
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穀升帛各丈尺是
以人不爲用

周札爲右衛將軍會稽內史爲李弘所襲見殺札性
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
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
士卒莫爲之用

謝萬爲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
事旣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
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
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
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悅直以如意指
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苻融爲征東大將軍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

刺史晞刑政苛虐遠西閩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繇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温畿傳官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

宋殷孝祖爲冠軍負其誠節凌鑠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并欲推治繇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

汝南侯堅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沉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堅書佐董勛華白曇郎等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

後魏侯莫陳悅爲素州刺史時賀拔岳督關中出帝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正在一人諸軍無怖衆皆畏伏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維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圍圍悅北齊邸珍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神武起義爲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彭城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爲民所害

唐陳政爲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行至汲縣爲其部下蘭威所殺擁固其首投於東都王世充梟之

城外政恃才輕物馭下嚴刻故及於難

羅士信爲新安道行軍總管恃法嚴暴無問親友必皆斬之繇是下不附而畏之

郭英又爲劍南節度使英又暴虐人不堪命爲西山兵馬使崔旰以麾下五千衆反討英又英又出軍拒之遂奔於簡州州人斬首以送旰遂并屠其妻子

張鑑爲鳳翔節度使德宗將幸奉天鑑竊知之將迎鸞駕具財貨服用獻行在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英等密謀曰楚琳不去必爲亂乃遣楚琳屯於隴州楚琳知其謀乃託故不時發鑑始以迎

駕心憂惑以爲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鑑修飾邊幅不爲軍士所悅是夜楚琳遂與其黨王玠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鑑夜縱而走出鳳翔三十里及三子皆爲侯騎所得楚琳俱害之

殷仲卿爲商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爲部下兵馬使劉洽所殺仲卿馭下無政威惠不行故及於難

韓遊環爲邠寧節度使初遊環入覲其將吏以遊環子謀大逆又軍府無政謂必受代餞送之禮多闕及遊環至京見德宗德宗特達委用因請築豐義城以備寇且使歸鎮軍中多懼遊環以大將范晞朝素整

肅有聲畏其逼已迺至鎮求其過將殺之故晞朝懼而奔帝因召赴京師其遊環遣士衆築豐義城兩板而潰寧州戍卒數百縱掠而叛其無方畧失士心如此李融爲鄭滑節度初融疾甚召其副使鄭州刺史趙植將委以後事植旣至軍士頗不悅偏將張良率所領二百入劫庫兵授甲以攻中城城中更宿兵千餘人拒之城門將張粲自後擊之大將宋朝晏率兵又至良兵敗驅其餘衆及家屬夜濟河走衛州融驚駭明日卒

程懷直爲橫海軍節度使懷直出畋宿於野數日不恤軍士軍士頗凍餒大將程懷信懷直之從父兄也因衆怒遂閉門不納懷直奔赴闕

王佖爲朔方靈鹽節度使佖在鎮無智術以馭下居嘗猜忌乃多殺人以懼之衆益不附及召至踰月而授以諸衛將軍

李進賢爲振武節度使初進賢領使事急於恤下判官嚴澈年少用事以刻剝爲能邊軍苦之初迺鶻之上鶻鶻泉也振武發營將楊遵憲以五百騎赴於東受降城所給資糧其價多不實及至鳴砂其將屋宿而師衆暴露軍士益忿至夜各負一束薪積將舍而

焚之卷甲而還進賢既令歸次而漏其責言下益不安遂燔城門而攻進賢既帥左右射之不能止乃縋而亡

李瓚為桂管觀察御軍無政為卒所逐貶死

韋士宗貞元中為黔南觀察使黔中宴役將傳近何遷等作亂逐出土宗蓋士宗苛刻軍州不安奔赴施州

王遂為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遂性偏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獷戾而遂數因公事訾罵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遂方宴集弁謀集其徒害遂於席判官張敦實李鉅甫等同遇害

韓全義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大寒潭為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為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崑趙虔曜等賴都虞侯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全義方獲赴鎮

李道古為鄂岳都團練使時吳元濟叛道古攻繇州尅其羅城乃進攻其城中城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

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爲虜殺初李定守安州未嘗退卹及道古誣奏定移去之乃自帥兵出穰陵關士卒驕惰賜給多闕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沒已士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以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後再攻破中州外城而不能拔

盧垣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在鎮三年後請收閭月軍吏糧料以助行營人多非之

李愿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張弘靖爲汴帥屢以厚賞安士心及愿之至帑藏耗矣而愿悉其奢侈門內數

百口皆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旣不及弘靖時又娯於酒色不親政事以嚴刑馭下人心皆怒愿復令其妻弟竇緩領親兵宿直衙內緩素驕恣黷貨無厭兵士忿之於是宿直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鄰等三人因人之心結謀爲亂夜取宿直刀入竇緩帳斬其首因大呼衙內聞而響應遂叩愿門愿與一子及左右十數人露髮而走登於城北樓懸縋而下越濠水得及外城復踰而逸比曉行十餘里遇野人以驢負薪賣於城者愿奪而乘之馳入鄭州界亂兵求愿不得得妻殺之二子伏匿得免姬妾三十餘人軍士分取焉又殺

其私驅奴僕二十餘人

張弘靖代劉總盧龍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郡之時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又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嘗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遷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

杜元穎出相爲西川節度使減削軍食以務畜取人頗苦之於西南兩路防守戍卒悉大爲減省衣糧給與又不以時代其戍卒饑寒者反取給於蠻戎成都府動靜好惡蜀人反爲蠻之鄉導以是寇及于城元穎方覺知蠻帥恣爲俘劫數日而去

後唐李克恭爲昭義節度使人士離心時武皇初定邢維三州將有事於河朔大蒐軍實潞州有後院軍馬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於武皇軍使安建惜其兵不悅克恭令禪較李元審安建紀綱馬霸部

冊府元龜

強復

卷之四十三

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劫衆謀叛殺都將劉果縣令戴勞謙循山而南北及沁水有衆三千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九

無功 奔亡

無功

夏書曰愛克厥威允罔功是知典國兵柄爲人司命苟泥於膠柱之說必坐致輿尸之凶然而雄不竝立戰乃危事客主之勢勝負交變若乃中人之將僅呼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十三

無功

兒戲謀不慮始事或過舉雖非敗乃大事抑以挫乎國威其有夙負能名克貞師律練攻守之術習鬪擊之技或以天時弗順地利非便強弱異態遠近不屬而能按隊以退承詔而還始守重閉之方庶免喪師之咎因是降黜亦無負於士衆焉

無功
熹頗爲趙將奔魏楚聞之因使人迎頗頗一爲楚將

漢李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

李廣元朔六年爲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率謂軍功封賞之利法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及其下率亦而廣軍無功

郭昌元封四年以大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公孫敖爲因杆將軍天漢元年出河西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天漢三年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悅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即韓說也因杆將軍敖將

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于餘

吾水北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憊切重者直用也而單于以十萬騎待

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

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至征和

三年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

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

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從趙信城北

邸邳居水邸音丁禮反邳音之日反左賢王驅其人民渡餘吾水

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渡姑且水御

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從侯道而追之不見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

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

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

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強引去重合侯

無所得失

後漢王霸建武九年為討虜將軍與吳漢及橫野大

將軍王嘗建義大將軍朱祐破虜姦將軍侯進等五

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于高柳匈奴遣騎助芳

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雒陽令朱祐屯嘗山王嘗

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嘗守領屯兵

如故霸又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繇于
崞繁峙不尅

馬援建武十九年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
谷障塞烏桓侯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
還

任尚爲征西較尉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別種滇零與
鍾羗諸種大爲寇掠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與
尚擊之騭尚軍大敗遂寇抄三輔朝廷以鄧太后故
印拜騭爲大將軍封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
復遣其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

利衆羗乘勝漢兵數挫當前煎勒姐種攻沒破羗縣鍾
羗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
人寇褒中燔燒郵亭大掠百姓于是漢中太守鄭勒
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又詔任尚將吏
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五年春任尚
坐無功徵免

馮煥爲幽州刺史建元元年正月率二郡太守討高
句驪濊貊不尅

任涉初爲涼州從事順帝陽嘉三年刺史孟他遣涉
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

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滇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

董卓靈帝時拜爲東中郎將討先零羗竝不尅又與比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竝無功而還

魏曹真爲大司馬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竝入可大克也真發長安從子五道南入司馬宣王沂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天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明帝詔真還軍

蜀姜維爲衛將軍後主延熙十六年夏率軍數萬人

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衛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維門維糧盡退還十七年出狄道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大將軍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于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雒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以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駐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謂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

吳呂岱爲昭信中郎將漢建武十六年代岱督郎將尹

異等以兵三千人西誘漢中賊師張魯到漢興塞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大帝遂召岱還

朱然爲車騎將軍右護軍嘉禾三年大帝與蜀克期大舉大帝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

諸葛恪爲太傅荆揚州牧督中外諸兵大元二年三月率兵伐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兵退初恪欲出兵諸大臣同辭諫恪恪不聽違衆出兵大發州郡二十餘萬衆百姓騷動恪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水泄下流病腫者大半死傷塗地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兵而去士卒傷病流連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御徐乃旋師

陸抗爲鎮軍將軍景帝末安七年三月與撫軍步協征西將軍劉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憲抗等引軍還

丁奉爲右大司馬左軍師吳孫皓建衡元年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吳主怒

無功

斬奉等軍

李勗為監軍建衡元年吳主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翊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勗與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二年春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晉段匹磾為幽州刺史推并州刺史劉琨為大都督同討石勒歃血載書檄諸防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杯納勒厚賂獨不進乃阻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

毛穆之為右將軍西蠻較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為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符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之少退屯巴東病卒

宋劉敬宣為冠軍將軍晉安義帝熙中高祖表遣敬宣率兵五千伐蜀既入峽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偽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衆拒嶮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大半引軍退

張興世爲遊擊將軍海道北伐假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

劉道產爲長沙王道璘驃騎將軍時廣州群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爲寇攻沒州城道璘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叔父謙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

南齊垣崇祖初任宋爲輔國將軍行徐州事徙戍龍沮龍沮在胸山南崇祖啓斷水注平地以絕虜馬明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魏主謂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耻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魏兵乃退龍沮竟不立

劉懷珍初任宋爲輔國將軍秦始初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諭使懷珍領馬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入寇徐兗已沒張朮沈攸之于彭城大敗勅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救朮等而官軍爲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王廣之爲左軍將軍太祖建元元年魏軍動詔假廣之節駐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啓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帝許之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尅獲坐免官

陳胡穎仕梁爲豫章內史隋高祖鎮京口高祖圍廣陵齊人東方光據宿豫請降以穎爲五原太守隨杜僧明援廣不尅退還除曲阿令

陳詳爲宣城太守王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淦城取琳家口不尅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竝無功

蕭摩訶宣帝太建中自淮南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詔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

後魏李粟道武時爲左將軍慕容寶棄中山東走粟以輕騎追之不及而還

古弼爲安西將軍與永昌王建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禾而還

羅伊利孝文時爲安東將軍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

劉昶孝文時爲南齊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

張滿爲南中郎將南蠻較尉穎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往禦晉師及宋武帝入長安乃還後從安平公叔孫建攻青州不克而還

皮豹子爲內都大官先是河南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群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坐免官

楊椿爲安東將軍宣武末平初徐州彭城人成景携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尅而返

淳于誕爲伐蜀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師次晉壽蜀人大震蜀宣武宴駕不果而還

伊盆子孝明時爲持節右將軍雒州刺史與荊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魯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尅而還坐免官

穆昭孝莊時爲尚書令司空公加侍中爾朱榮之計葛榮也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爲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元顥入雒以紹爲兗州刺史行達東郡顥敗而返

席法友爲冠軍將軍梁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將出淮南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散十年

後周董紹爲御史中尉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

梁州刺史閣內都督趙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爲庶人

田弘爲驃騎大將軍武帝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王蕭歸退保紀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

賀若敦爲驃騎大將軍討陳將侯瑱侯安都于湘州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或詐拒而弗許瑱復遣使謂敦曰驃騎在此旣久今欲給船相送何謂不去敦報云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爲爾侵逼敦來之日欲相平歿旣未得一決所以不去瑱後日復遣使來敦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捨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留船于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徐理舟楫勒衆而還

隋閻毗爲殿內少監從煬帝征遼東帝班師兵部郎中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投高麗栢崖城毗攻之二月有詔徵還

周羅曠當遼東之役徵爲本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而還

段支振爲行軍總管率衆出廬州道以備胡虜無功

而還

杜整爲左武衛將軍突厥犯塞詔遣衛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唐蘇定方爲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三年二月定方頓兵于平壤城下高麗久不送款屬大雪泥濘遂解圍勒兵而退

張敬則爲鳳翔節度使嘗慨然有復河隍志大將野詩良輔潛發銳卒至隴西蕃戎大駭屬風雨暴至無功而還方更圖進取德宗慮其財力不足密詔止之馬燧德宗建中三年爲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

澶相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兵亦至魏縣與官兵隔江對壘三盜與魏縣軍中迺相推獎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于李納納稱齊王四盜共推淮西李希烈爲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僞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僞稱年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助勦患難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

嚴綬爲荆南節度使憲宗元和九年吳元濟叛朝議

加兵以綬有弘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綬自帥師壓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已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見帝屢言綬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

范希朝元和中爲河東節度等使太原尹北都番守率師討鎮州無功旣羞且病事不治除左龍武軍統軍

袁滋爲彰義軍節度隋唐鄧申光觀察使逆賊吳元濟與官軍對壘數年滋竟以掩留無功貶撫州刺史後唐袁象先初仕梁爲天平軍兩使留後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令兵攻菴縣不克而還

劉訓爲襄州節度使明宗天成中荆南高季興叛詔訓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仍專意于訓許助軍儲弓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荆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畧人咸苦之及招討使孔循至得襄州小校竹龍之術乃

造竹龍二道傳於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領將士散畧居民而廻詔訓赴闕尋責授擅州刺史

安從進爲延州節度使長興四年秋進攻夏州初王師旣攻夏州州城卽赫連勃勃之故城也父老相傳云勃勃蒸土築之王師數道攻擊爲地道至其城基如鐵石攻鑿不能入李彝超昆仲登城謂重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功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聞天乞容改圖而又黨項部族萬餘騎薄我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橐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爲蕃部殺掠明宗聞其若此乃命

班師

周王峻爲樞密使廣順元年河東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命峻爲行營都部署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守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已過絳邵拒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耻無功計度城平陽而廻

奔亡

若夫膺檠戟之賜參爪牙之任偶四方之多事當萬乘之注意或時危勢促計窘途窮潛假息於隣邦乃苟生於異域雖奔亡之一貫在心迹而則殊若乃合謀而冀扶宗室唱義而將除巨猾摧鋒陷陣致權貴之不平追叛失利爲強敵之見迫此皆理或可哀事非獲已至如胡疑忌之心避誅夷之患兵拆勢窘携妻子而去糧盡力殫與溝瀆爲期此故爲盡節之士所笑死難之夫攸耻其餘瑣瑣何足算哉

後漢呂布爲中郎將與王允旣殺董卓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以爲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破張燕布旣恃其功更請兵于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求還雒陽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

乃使人鼓箏于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
 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揚道經陳
 留太守張邈邈遣使迎之以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
 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
 于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蝗虫少
 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
 城擊破布于鉅野布東奔劉備布見備甚敬之謂備
 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
 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
 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
 布語言無嘗外然之而內不悅

魏文欽為廬江太守冠軍將軍時司馬宣王已誅曹
 爽欽爽邑人乃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
 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嘗內懼與諸葛誕相
 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毋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
 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

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欽降吳表曰命稟不幸嘗隸魏國兩絕於天下

側伏偶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
 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烏之情竊懷憤
 踊在三之義死于斃仆前與毋丘儉郭淮等俱舉義
 兵當共帥師掃除凶孽誠以悽悽愚管所執智慮淺
 薄徵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
 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

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謚上還所受魏使持節使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

夏侯霸爲征蜀護軍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爲從子而玄于曹爽爲外弟及司馬宣王誅爽遂召玄霸聞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旣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

晉牽秀司空張華請爲長史後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

孫惠爲廣武將軍時元帝遣其卓討周馥于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旣非南朝所授嘗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

劉隗爲鎮北將軍督青徐幽平軍事時王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尅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携妻子及親

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
劉敬宣爲輔國將軍與其父牢之謀襲桓玄不克牢
之死敬宣奔喪哭畢卽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
懼奔雒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求救于姚興興
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間收
聚義故玄遣孫無終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
之等共據山破之不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
散乃俱奔後燕

袁虔之爲輔國將軍時桓玄輔政虔之乃與寧朔將
軍劉壽冠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奔于後秦姚
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
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不虔之曰玄籍
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
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
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必行篡奪旣非命世之才正可
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
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
之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
桓謙玄之從兄也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玄篡位封
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

振旣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于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及姚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未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桓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之乃制謙于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王之言神矣後與縱弟譙道福俱下謙于道召募百姓感其父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桓謐爲左衛將軍時宋高祖誅桓玄迎復安帝謐與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中書令桓喬將軍何澹之等奔于後秦姚興

馬敬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時荊州司馬休之襄州魯莊之爲宋高祖所敗敬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輔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後秦

魯宗之爲竟陵太守自以非宋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益甚遂與休之合軍敗還襄陽因與休之比奔善于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後秦

符丕為前秦將鎮鄴為燕慕容垂攻之丕棄鄴城奔于并州

慕容垂為前燕征南將軍大敗桓温等師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告其將孫盖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爭後評謀殺垂垂懼奔于符堅

歛成為後秦後將軍時貳縣羗叛姚興遣成與鎮軍彭白狼比中郎將姚維都討之成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

梁張綰高祖太清二年為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宮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

陳王僧辨為衛將軍都督東上諸軍事侯瑱鎮豫章僧辨使其弟僧愔率兵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誅僧辨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

樊毅為左衛將軍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會江陵陷為岳陽王所執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毅奔齊

後魏董蠻滎陽人太武太平真君末隨父南叛為南

齊寧州刺史孝文時光城蠻內附齊明帝遣蠻追討之官軍進擊執蠻并其子景曜送于行宮蠻雖自長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踈武不多識文字孝文引蠻於廷問其南事蠻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敘齊明篡襲始終辭理橫出言斐而辨孝文異焉以蠻爲衛騎校尉景曜爲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蠻從軍景曜至雒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蠻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并云無足可慮蠻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鑠詣行在數而斬之

王神念爲潁川太守宣武永平元年正月奔于梁賀拔勝爲驃騎大將軍荊州都督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走荊州爲侯景所敗率五百餘騎南奔梁

史寧爲荊州大都督東魏遣侯景率衆寇荊州寧遂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燈因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

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為之動容

賈顯度為兗州刺史初為爾朱榮所用及榮死度不自安南奔梁梁厚待之

叱列延慶為定州刺史與爾朱兆等拒義旗于韓陵戰敗延慶與爾朱仲遠走渡口齊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雜從王于并州

北齊斛律平初仕後魏為襄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賓北討軍敗為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金擁眾南出至黃瓜堆

為杜維周所破部落離散乃歸爾朱榮待之甚厚

王則為荆襄六州都督渭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

後周獨孤信為後魏荊州刺史東魏遣其將高敖曹侯景掩至信以眾寡遂率麾下奔梁

蕭世怡梁元帝時為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世怡疑不就乃奔于齊

梁朱瑾唐末為兗州節度使兄瑄在鄆州及龐師古陷鄆州與李承嗣方出兵求芻粟于豐沛間瑾之二

子及大將康懷英叛官辛綰小較閻寶以城降于師古瑾無歸路卽與承嗣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乃走海州爲師古所迫遂擁州民渡淮依揚行密表瑾領徐州節度使

趙明唐末以軍功歷肅峽二州刺史其兄凝領襄州表明爲荆南留後未至鎮而朗陵之兵先據其城矣明領兵逐之遂鎮于渚官天祐二年秋太祖旣平襄州遣楊師厚乘勝趨荆門明懼乃舉族去峽奔蜀王建待以賓禮及建稱帝用爲大理卿工部尚書久之卒于蜀

劉知俊爲同州節度使奔李茂貞茂貞署荊州節度使後爲茂貞左右石簡顥等讒間其軍政茂貞猶子繼崇鎮秦州因來寧覲言知俊途窮至此不冝以讒嫉見疑茂貞乃誅簡顥等以安其心繼崇又請令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邠州亂茂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較李保衡納款于朝廷末帝遣霍彥威率衆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載不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於成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知俊以舉家入蜀終慮猜忌因與親信百餘人夜斬關奔蜀王建待之甚至

卽授僞武信軍節度使

劉嗣彬知俊之族子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較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卽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爲劉二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厚故不竊發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于中都軍敗爲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何還予玉帶嗣彬惶恐請死遂誅之

後唐安元信字子元代北人幼事太祖唐光啓中幽州軍與吐渾赫連鐸合從寇太原頗爲憂患太祖征吐渾平之遂入居庸元信時爲前鋒遇幽州軍少鬪之不勝太祖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定帥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爲突騎都較

晉李金全爲安州節度使有親吏胡漢筠者勇譎齎禍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庶吏賈仁沼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沼至漢筠鳩而殺之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

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沼二子將訴寘毒之事居不自安乃詒謂金全曰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沼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款於淮南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汝州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之金陵李昇授以節鎮

尹暉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私竄欲沿汴水奔於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爲人所殺

皇甫暉少帝開運末爲密州刺史戎虜犯闕因掠其部民以奔至江南江南卽遣使具舟楫以迓之行及秦淮暉心不自安因自投於水沿流百餘步而不沒舟人拯之而免後人或訊之云初落水如履一大石欲求溺而不得故獲免焉及至金陵禮遇甚厚僞署爲歙州刺史後遷僞奉化軍節度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要君 違命 擅命

要君

子曰要君者無上又曰臧武仲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是知要君者先聖之深戒也降自中古世態寢驕遜讓之德微而貪競之風長謂爵命可以邀取謂車

服可以力求乃有仗鉞軍和建牙邊徼自言權輕不足
以鎮亂位下不足以威人負恃勳庸徼望光寵至
有請假王之號求橫吹之儀要賜戟之榮覬鳴騶之
盛阻兵以待旄節託詞以避險艱陳啓無厭黷慢斯
甚雖復幸亂罹之際苟姑息之私而天之害盈敗亦
旋至於戲後之爲臣者當取戒于茲焉

漢韓信爲大將部署諸將及楚方急圍漢王時信以
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
邊近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填與鎮同今權輕不足
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

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
王足因附耳語遂遣張良立信爲齊王

晉桓冲孝武時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疾疫還
鎮上明表兄子石民輒版督荊江十郡軍事振武將
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強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
今府州旣分請以王蒼補汪州刺史詔從之時蒼始
遭兄劭喪將塋辭不欲出于是謂將軍謝安更以中
領軍謝輜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輜文武無堪
求自領江州帝許之

宋羊希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

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守明帝不許又請
爲東莞太守希旣到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
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
釁備彰歷職累狀以註明刻畀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
不已可降號橫野將軍

南齊垣崇祖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堂自比韓信白起
後破北虜增封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
增給軍儀啓帝求鼓吹橫吹明帝勅曰韓白何事不
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啓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
虜南海之心日夜以冀况崇祖父伯竝爲淮北州郡
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
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爲輔國將
軍北瑯邪蘭陵二郡太守

後魏廣陵侯衍爲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
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荅轉徐州刺史

明亮字文德平原亳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
員外嘗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
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嘗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
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宣武曰今依勞行賞
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

清濁攸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啓宣武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垂衆妄自求清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來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擴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宣武笑曰卿欲爲朕擴定江東剪平吳會非勇莫可今之所授實副卿言辭勇不及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宣武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立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宣武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服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崔孝芬爲安南將軍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仍除太嘗卿爾朱仲遠前廢帝時爲都督三徐二交諸軍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于太梁仲遠遣使請准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

隋李安爲郢州刺史弟哲爲上儀同安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軍左右將

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

唐韋綬爲興元節度使穆宗長慶三年請賜門戟十二月將行又言家貧請賜錢二百萬請迴授子元弼官及至鎮不親政事無幾而卒

後唐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元年存審疾甚欲尋醫請除李紹宏爲幽州監軍知州事降詔諭之不俞其請

張文禮爲鎮州大將旣殺王鏐請旄節于朝廷莊宗曰文禮之罪期於不赦適當斬首以謝寃魂輒敢邀予旄節賓友賀曰王氏之寃實在文禮方事之殷且須含垢不欲與人生事但假之以告命徐爲後圖帝不得已而從之

晉趙在禮後唐莊宗同光末爲拔節指揮使屯貝州會軍士皇甫暉作亂遂引衆入鄴自稱留後明宗天成初授在禮滑州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乃封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制下在禮以軍情言語爲辭竟不之任尋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畱守後皇甫暉受陳州趙進受貝州在禮請除移楊思權後唐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

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思權首唱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候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取紙一幅謂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帝命筆書可邠州節度使及卽位授推誠奉國保義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簡較太保

周李仁福爲夏州節度使後唐明宗長慶四年三月遣押衙賈師溫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正命乃遣供俸官齎延州留後官告賜彝超促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瑾爲夏州行軍司馬兄彝殷爲節度副使彝超爲延州留後長興四年五月丁丑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廻彝超附表臣奉詔受延州留後尋欲赴任而軍民留連未容進發伏乞更容臣周歲

違命

軍志有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機謀立斷寸晷不移稱疾雷之勢決破竹之功幸而克勝猶然請罪若乃倔強專欲顛沛無成拔數奔之旆靡屢北之旗遂作戎羞自拘司敗又何悔焉

後漢鄧禹爲大司徒光武建武元年率衆征赤眉禹
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光武乃欲禹還
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
無得進兵禹慚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
不利徼古堯反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
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
徒梁侯印綬有詔還侯印綬

蓋延爲虎牙將軍擊董憲建武四年董憲將賁休舉
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郟圍休時延及平敵將軍龐萌
在楚請往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必自
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救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
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兵出合圍延等懼遂
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
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其可解乎延等至郟
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吳漢爲大司馬建武八年隗囂叛遣漢西屯長安從
車駕上隴遂圍隗囂于西城光武勅漢曰諸郡甲卒
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
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
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二年漢征公孫述攻

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
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
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
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
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
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
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旣輕敵深入
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
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
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
二十餘營并出攻漢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
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

董卓爲前將軍屯于扶風靈帝中平六年徵爲少府
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入奏胡兵皆請臣曰
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
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尉增異復上
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
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旣無老謀
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押彌久
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比州効力

遼陞于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卓再違詔勅會爲何
進所召竟亂漢室

晉桓溫爲揚州牧錄尚書事哀帝興寧二年四月遣
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
赭圻遂城而居之

南燕平規慕容垂將也垂建節將軍徐嵩叛于武邑
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勅規曰但固守勿戰
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拒戰爲嵩所敗嵩乘
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去令支

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高祖天監五年魏軍圍徐州
遣景宗與豫州刺史韋叡援之詔景宗頓道入洲待
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州尾高祖不
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值暴風卒起頗有滄溺
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
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
衆同進始知大捷矣

後魏公孫表明元時爲博士叅功勞將軍元屈軍討
吐京叛胡以功封筒安子時河西飢胡劉虎聚結流
民反于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維
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

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所敗軍人大被殺傷明元深銜之

穆壽大武時爲宜都王征東將軍及輿駕征涼州命壽輔太子總錄機要內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諸將於宮大武別御靜宮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大武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捷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朕故留北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旣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涼州路遠朕不得

救卿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大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

任城王澄宣武帝時爲鎮南大將軍伐梁將攻鍾離詔以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汎漲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勲有嘗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

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梁冠軍將軍張惠紹遊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較尉史文淵軍主已上二十七人旣而遇雨淮水暴漲引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落奪其開府又降三階

中山王英宣武時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討梁下梁馬頭戍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訾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剪除者便可擁掃以清疆界如其強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邈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尅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以後天晴地燥馮陵是嘗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

外洪漲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于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尅成晴則攻勝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道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溽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簿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一一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尅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至揚州遣使州送節及冠貂蟬章綬有司奏英經筭失圖按劾處死詔恕死爲民

唐田承嗣爲魏博節度使代宗大曆十年相衛節度薛嵩卒其弟崇爲衛將裴志清所逐率衆歸承嗣扇誘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詔內侍孫知古使于魏州宣慰因曉示承嗣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

李納爲淄青節度使先是成德王武俊隸州守將趙錡以城降納德宗累詔令歸之納乃請進海州以易之帝不許納又詭奏以趙錡於棣州旋領將士赴上

都當以州歸武俊苟遷延未決冀朝廷遂之堅意不可納悔懼方奏俟武俊歸田緒具州之四縣然以棣州付之詔令武俊退四縣之師納始奉詔其深趙德棣三千餘人從趙鎬至鄆者武俊悉請歸之

劉玄佐爲宣武軍節度使韓滉爲相請于江淮收兵及聚財賦令玄佐西討及滉沒宰相張延賞停減官員收其俸料以資西討之用奏曰爲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布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在荆南劍南當管州縣闕官員者或數十年吏部未嘗補校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官員可減無

可碍也令請減天下官員收其祿俸重募戰士從玄佐收復河湟軍用不匱乏矣帝然之玄佐本爲韓滉所感勵決策西行及滉卒意亦怠焉又慮延賞資給不充因以疾辭西討帝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請令李抱貞西討抱貞已驕貴矣又辭不行時抱貞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命曇勸抱貞抱貞竟拒絕之

吳少誠爲淮西節度使貞元十三年九月少誠擅開洶刀河達汝州遣中使宣慰止之不稟受

何進滔爲魏博大將史憲誠被害衆推進滔爲帥詔

割相衛等三州別爲一鎮進滔不奉詔表言三軍不受

梁李讜爲太祖元從騎將唐大順元年柳王友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軍於盟津乃領讜將兵越太行授以籌謀讜頗違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追還廷責其罪戮之於河橋

李重裔爲太祖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從柳王友裕收澤州與晉軍戰於馬牢川王師敗績迴守河陽太祖謂諸將曰李讜李重裔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辜任使於是李讜並戮于河橋

李彛超爲夏州節度使明宗長興中彛超奏奉詔除延州留後已授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帝遣閣門使蘇繼顏齎詔促彛超赴任

擅命

傳曰大夫出疆有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又曰稟命則不威其或權百萬之師爭斯須之利觀釁而動見可而進勢若雷霆擊如鷹隼俟請期於千里將失笑于一時或知機而奮發蓋忠烈而內激者也蓋曰權宜不足垂訓幸於一勝獨聞待罪微有沮劓則何救哉與其矯命而勝未若師貞之吉履霜之戒其在

茲乎

漢韓信為相國平齊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南邊楚邊近也不為假王以填之填所切其勢

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使者至發書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王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而汝也乃欲自

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

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

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無錫侯多軍武帝征和四年坐追反虜到弘農擅弃

兵還贖罪免公孫戎奴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

以聞免

段會宗成帝時為西域都護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

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迎之于道隨所到而

逢迎之故曰會宗發戊巳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

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

便盡還以檀發戊巳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

後漢王梁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

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光武以其不

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恐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何進爲大將軍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何太后不許進乃私呼左將軍董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上書曰中嘗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魏鄧艾齊王甘露元年爲征西將軍陳留王景元四年艾平蜀受劉禪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請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索弘等領蜀中諸縣乃言於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

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街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人夫出疆有可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宿勢與蜀連不可拘嘗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媿以損于國也

晉唐彬武帝時領護烏桓較尉右將軍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虜彬欲討之恐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稭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

庾翼成帝時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代兄亮鎮武昌

及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李龍

石季龍也年

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恐又欲決死遼東

毘雖驍果

容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

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澗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潯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挫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雒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克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未進屯合肥伏願表銜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華事會兵聞拙速不聞攻之久也于是并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

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叅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微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竝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率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蓄穀草不充竝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躋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曹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雒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

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
臣雖不武意略短淺荷國重恩志存立効是以受任
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籍
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
請據樂鄉廣蓄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
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叅天
人之證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
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
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
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

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
兵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釁徒
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
或謂避襄淮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
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授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
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較尉胡賊五六百騎出
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擊于撓溝北破之死者近
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
典賓叅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
宣衆司馬應延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叅軍司馬勲

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穆帝立兄永卒以家
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
配以兄子統爲潯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
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脩軍器大
佃積穀欲圖後舉

桓溫爲安西將軍領護南蠻校尉穆帝永和二年帥
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
伐蜀拜表輒行三年春三月乙卯攻成都府尅之及
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
宜久不報時知朝廷伏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

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
君臣之迹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
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
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
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主溫書
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上疏曰臣近
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
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
稷省之惋愕不知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
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耻

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
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
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
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
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
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嘗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
富於春秋陛下以聖轍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群下方
寄會通於群才而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
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迹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胃
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

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冰銷大爭垂定晉之遺黎鵠
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
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
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雖
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
固讓不拜時殷浩至雒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
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及奏廢浩
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安西將軍庾翼子爰之方
之皆有翼風翼之疾篤也表爰之爲輔國將軍荊州
刺史尋爲溫所廢溫旣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

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爰之竝遷于豫章南齊王洪軌明帝建武中爲青冀二州刺史私召丁侵虜界奔敗結氣卒

後魏崔僧淵爲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

唐薛萬徹爲右領軍鎮黃龍後坐擅將兵出境被徵入朝

楊猷爲荆南節度澧朗兩州鎮遏使澧州刺史代宗大曆九年擅出境浮江下到郢州詔許赴汝州猷遂泝漢而上復州郢州俱閉城自守山南東道節度使

梁崇義以兵拒之

梁崇義爲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沉默寡言衆悅之累遷爲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陽與同列李詔薛南陽相讓爲長不決諸將乃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無何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

于頔爲襄陽節度使累遷簡較左僕射平章事封燕國公未幾不奉詔旨擅移軍於南陽朝廷幾爲之肝食

册府元龜

擅命

卷之四十三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一

交結 忌害

交結

朱穆有言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况乎總師律之嚴授闔寄之重而敢違背公路私相朋結者哉若乃始為勅敵終以膠固出處之際諂瀆是務附當

將帥部

軸之勢託居中之權謀以姦成情以貨取至有造請宗室往還戚里合婚媾之好敦兄弟之契希進固寵蔽罪竊譽比周之迹斯露貪冒之志無厭雖曰僥榮何逃嗤鄙

魏鍾會爲司徒都督諸軍伐蜀蜀後主旣降於鄧艾姜維詣鍾會于涪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

姜維

比中士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晉何充康帝建元中自中書令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

以避諸庾頊之庾翼將比伐庾冰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瑯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

後魏甄琛孝明時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

唐章仇兼瓊爲劔南節度使時貴妃從父子楊國忠

爲益州新都尉及貴妃有寵兼瓊以故引爲幕賓
安祿山玄宗時爲平盧兵馬使時御史中丞張利貞
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素諂佞善伺人情嘗曲
事利貞復以金帛厚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
美以奏之遂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中使往來皆厚
遺賂玄宗親信之天寶元年遂分平盧別爲節度以
祿山攝御史中丞爲之使二年入朝奏對玄宗益賞
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
平盧節度如故五載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
使表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利貞推美於前建侯

表薦于後右相李林甫亦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于
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王昂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東節度使貪縱不知
法令務於聚斂以貨藩身代宗時元載秉政與載親
相交結拜刑部尚書

崔寧爲西川節度使時地險人富乃厚斂貨財交結
權貴令弟寬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必與之
故寬驟歷御史左司員外考功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事御史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

韋臯爲西川節度使順宗時王叔文用事臯遣副使

劉闢將臯之意爲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于公若與某三川某當以死相助若不與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將斬之韋執誼固執不可

王鏐憲宗時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鏐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盡沒其利由是鏐家財富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鏐之財拜刑部尚書

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元和十年十一月爲太子少保初憲宗以綬在太原所發偏裨戰討多克故移袁滋於江陵置綬於袁州以臨吳元濟綬自帥師至境上無威笑以制敵到軍日遽發公藏賞士卒府藏之積悉以賂中貴人師徒凍餒閉壁而已後裴度屢言其無軍政故罷之

鄭權自工部尚書由他徑求領南節度既到鎮則賂聚財貨用償恩力俾小吏部送京國分權俸輩運纜至而殂謝已聞當時議者無不嗤鄙

王播爲淮南節度使以錢十萬貫賂遺恩俸求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

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

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帝不納云一

敬宗寶曆元年以王播兼節道監鐵轉運播之再領

監鐵不內宰臣聞薦是非之論紛然滿朝諫議大夫

獨孤朗等延諍久之帝竟不納

李祐無材能以善官文宗時累遷至金吾將軍祐小

將趙崧用詭譎通於中人祐因崧厚賂之授涇原節

度使

高霞寓為右衛大將軍穆宗長慶六年為簡較工部

尚書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寧等州節度觀察

等使霞寓本騎將性輕悍無節制之材元和初隨高

崇文有功於蜀遂累承寵獎及討吳元濟擢為唐鄧

節度使挫敗降為歸州刺史霞寓廣行賂遺結納權倖

左遷未久已復進用及是拜諫官屢抗章疏帝竟不

納

後唐劉仲殷初為秦州節度使累年恃秦王親戚聚

財箕歛剝喪生民比戶咨怨流涕又招聚甲馬意在

掎角以應秦王然蜀人亦不敢窺邊及秦王誅大懼

閔帝即位遣使存問賜與甚厚仲殷表辭鎮守詔至

京師納政不允凡所蓄兵馬財貨貢奉殆盡遂留宿

衛會朱馮用事朱馮弘以秦府之隙日夕憂懼貢奉

之餘秦州所存苞苴嘗行賂遺與韓昭嘗有舊末帝未至已潛結託帝方以大義咎朱馮而雪秦府韓昭昭嘗每言仲殷之強幹故清泰元年自上將軍復爲宋州節度使

段凝初仕梁爲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末帝以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翼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於凝凝倚撫彥章之短以聞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凝納賄於趙張二族求爲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

朱漢賓莊宗時爲左龍武統軍明宗卽位以漢賓幸前朝罷統軍爲右衛上將軍時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爲婚家天成末用爲潞州昭義軍節度使

晉趙彥之深州人也始爲鎮州軍士會後唐莊宗圍王德明於甯州彥之數請以強弩伏於東門外騎軍多不得進漸補至百人長城陷莊宗收之麾下與秦王重榮俱爲散騎指揮使意甚相善有軍中十昆仲之契天福初彥之爲關西指揮使重榮已領鎮州彥之請告葬父母與重榮相見遂留鎮州重榮視政之

服畋獵飲博未嘗一日相捨

周馮暉初仕晉爲靈武節度使後入典禁兵兼領近鎮恐朝廷縻留亦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彥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加簡較太師

忌害

夫將帥之臣安危所寄專制師律總統和門故當竭節以奉上推誠而率下乃有乘多難之際竊戎重之柄跨據方面志在自專憚幕府持嚴毅之節惡偏裨有威武之稱或強諫而忤意或正言而拂心舉吏法以中傷因師敗而歸罪致其奔亡之禍起於竊發之

事蓋王綱之不競天憲之未加然而覆宗絕嗣隨亦至矣

後漢鄧騭爲大將軍安帝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騭以軍役方費欲棄涼州郎中虞詡說太尉李修以爲不可脩善其言四府皆從詡議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

梁冀爲大將軍時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荀淑對

策譏刺貴倖爲冀所忌補朗陵侯相

郭閎爲梁州刺史時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
羗共寇并涼二州護羗較尉段紀明將湟中義從討
之閎貪共其功稽留紀明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
鄉舊皆悉反叛閎歸罪於紀明紀明坐徵下獄輪作
佐較羗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于是
吏人守關訟紀明以千數朝廷知紀明爲閎所誣詔
問其狀紀明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
董卓爲前將軍朱俊拜城門較尉卓擅政以俊宿將
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

袁紹爲冀州牧以臧洪領青州刺史洪收撫離叛百
姓復安在事二年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
陽又董卓爲紹所用而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
有隙紹有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獻帝至河內爲張
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又呂布旣歸袁紹
紹與布擊張燕布摧鋒陷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
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
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西張揚合
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又紹之南征也別駕
田豐說之紹不從豐邈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

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必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劉表為荊州刺史遣從事中郎韓嵩詣魏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為太祖說太怒欲殺嵩考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公孫瓚為幽州牧討胡無功劉虞代之虞至胡相率來降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瓚後誣虞與袁紹等欲稱尊號斬虞於薊市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魏程喜為征北將軍屯薊時杜恕出為幽州刺史護烏桓較尉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申程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于青州足下今俱仗節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繇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

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 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

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奉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

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網中僕得此輩便欲歸
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詰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
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
人剗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
自解說程征北功名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平
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糾之意
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
宜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
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
之亦善謂君子自共其為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
遂深文
切怨

陶謙為徐州牧安東將軍時孫策渡江居江都謙深
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
呂範孫河俱就景

吳孫峻為大將軍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
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啓自江都入淮泗以圖
青徐峻與滕裔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
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

晉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周處為御史中丞隸夏侯
駿西征氏人齊萬年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時賊屯
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
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耻彤復命處進討
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
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
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

之克令終言畢而戰沒

麴允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時雒陽傾覆閻昇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昂總攝百揆允心害昂功且規權勢因昂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昂走之

張春爲南陽王模世子保之將先是模旣爲劉粲所害都尉陳安歸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羗寵遇甚厚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王敦爲大將軍驕傲自負有罔上心其從弟稜日夕

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群從一門竝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敦又素憚周顛每見顛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又陶侃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旣破杜弢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請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南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

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入如廁諮議參軍梅陶
長史陳頌言于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
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
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旣達豫章
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下免又周訪平杜曾
進位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屯襄陽初敦懼社會之難
謂訪曰捨魯當相論爲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
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荆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
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鄱州雖遇寇難荒弊
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

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王
環王枕以申厚意訪投枕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
悅乎陰欲圖之旣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
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又
周禮爲右將軍會稽內史札兄子筵爲吳興內史札
一門五侯竝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敦深忌之
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
宗疆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與充謀滅周氏使充
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于疆逼自古釁
難嘗必繇之今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公萬世之後一

族必不靜矣周疆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
 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
 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業以鬼道療病
 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滿山云
 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嘗告札及其諸兄子
 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為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筵及
 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
 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
 出拒之兵散見殺又温嶠為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
 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在

帝親而倚之甚為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
 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
 豈好動而惡逸哉誠謂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
 還輦轂入輔國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
 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
 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
 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
 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思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
 天下幸甚敦不納又庾亮為中領軍時敦有異志內
 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

殷浩爲揚州刺史中軍將軍後秦姚襄旣歸晉浩憚其威名乃遣人密殺之不得浩又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比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比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較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方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故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敵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

桓溫鎮荊州頗請范汪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溫甚恨之汪子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將相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又中軍將軍殷浩北征許雒師次山桑

而姚襄反士卒亡叛温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口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傳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延拯綬浩受專征之重無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便寇讎稽誅姦逆并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于朝外聲進討內

求苟免出次壽陽損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強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苟陂竒德龍會作變于肘腋羗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啟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

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洪未忍誅殛直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

前趙趙染爲平西將軍時劉曜爲大司馬次渭汭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徂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氏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闖况于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敢汚吾馬蹄刀及邪要擒之而

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於是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復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目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復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向東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宋朱齡石爲益州刺史時譙縱叛亂自稱成都王旣

奔敗其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縱自縊齡石徙馬耽於越鴛追殺之耽之徙也謂其徙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與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遂戮尸焉

劉道隆為右將軍時蔡興宗為荊州刺史道隆專統禁兵任參內政以興宗強政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

蕭梁穎達為江州刺史長史沈瑀性倔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

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一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

唐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走聊城神通進至聊城會化及糧盡偽降遷延以俟外救既而士及自濟北饋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內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君德之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退

王志玄為安東副都護劉正臣為平盧軍使天寶末

與志玄同拒祿山遙相應援正臣領兵自平盧來襲范陽未至爲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爲志玄所醜而卒大曆九年追贈正臣工部尚書

馬璘爲經原四鎮北庭節度時李晟爲都知兵馬使璘戰吐蕃兵敗晟拔璘出亂兵之中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留宿衛爲右神策都尉

李說爲河東節度使德宗貞元中李景畧爲豐州刺史甚有威名迴紇使至皆坐拜之于庭中後爲說行軍司馬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錄參軍入

朝說置宴會有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過景畧叱之梅錄前過豐州都邑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遂命之居次坐時將吏賓客顧景畧皆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畧使爲內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人文場言景畧堪爲邊在乃以景畧爲豐州刺史

韓遊瓌爲邠寧節度時范希朝爲邠寧都虞侯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遊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

已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

盧從史爲昭義軍節度使辟孔戡爲書記戡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歸雒從史強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久之爲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雒陽

劉士寧鎮汴州其大將李萬榮與其父玄佐同里閭少相善寬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令攝汴州事萬榮深怨之

王智興鎮徐州石雄爲右廂捉生兵馬使討滄州李同捷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雄立功請受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搃動軍情請行顯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

梁賀環爲滑州節度使北面招討使時兩京馬軍都軍使許州節度使謝彥章爲排陣使同領大將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環能

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既名聲相軋故環衷心忌之一日與環同設伏於郊外環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地崗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環疑彥章與晉人通又環欲速戰彥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環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朱珪所誣環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

尹皓爲華州節度使未帝貞明六年河東道招討使劉鄩與皓攻取同州先是河東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留後表請旄鉞未帝怒命鄩討之晉將李嗣招率師來援戰于城下王師不利先是鄩與河中朱友珪爲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陝州鄩遣使齎檄諭友謙以禍福大計誘令歸國友謙不從如是停留月餘尹皓段凝輩素忌鄩遂構其罪言鄩逗遛養寇俾候援兵未帝以爲然及兵敗詔河南尹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

後唐高行珪爲安州節度使事多不遵法制副使范廷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覩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廷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

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絛匹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
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
諫諍之不從令諸軍較列班延諍行珪聞之深銜之
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廷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於汴
聞者寃之

西方鄴爲夔州節度使爲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諫
其失鄴忿之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死於
獄中

漢王繼弘爲神德軍節度使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
弘所爲不法必切言之繼弘含怒以爲輕已乾祐中
因事誣奏之又奏觀察推官張制削官牒逐之因與
郭謹代竟令害制焉

册府元龜

已心字

卷之四十四

册府元龜

今害

又

